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八十九目錄

湖廣二

知府

蘇恭讓

張崑

俞蓋

王得孚

劉璧

張舉

王鵬

姚隆

尚衡

王鑿

何宏

馬駉

季本

何鉞

李元陽

程廷策

程金

葉逢春

同知

羅性

劉叔苾

周子恭

通判

俞允

陳鋼

丁旦

推官

郭淮

知州

樊繼

王勳

彭簪

楊茂清

知縣

陳芹

朱訥

姚翼

陳克讓

縣丞

周舟

教授

廖謹

陳觀

收論

李德

俞繪

訓導

凌震

黃傑

西吳郎文暉

全校

吳興茅元儀

錢塘徐象標

梓行

目錄終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八十九

湖廣二

知府

漢陽府知府蘇恭讓傳

蘇恭讓蘄州玉田縣人時以聰明正直舉洪武十三年任漢陽知府恭讓爲人豈弟處事慎密其爲治簡而明嚴而不苛笞人雖至百而民不怨漢陽爲府密邇布政使司凡徭役科徵之事視武昌倍於他郡故政繁而民困前守多奉承取容無敢言者恭讓每遇重積必詣上官申理事多減省民賴以安先是有趙

庭蘭者徐州人知漢陽縣愛民如恭讓有不便慨然
以身自任朝廷嘗遣使下縣取陳氏散卒他縣率多
以民丁應數規免已責庭蘭獨爲民辨明以故民得
不擾十餘年間漢陽之民言郡守則稱蘇恭讓言縣
令則稱趙庭蘭云

荊州知府張公崑墓表

王傑

湖廣荊州府知府上虞張公以疾卒於家成化戊子
七月二十三日也公初舉永樂辛卯鄉試明年會試
授宣城教諭時學校教弛士習趨下公嚴立法程懇
懇焉爲陳說朝廷命官立教之意推明聖賢之道以
誨迪之滿考楊文敏公薦於朝陞當塗知縣當塗在
畿內號劇縣賦繁役重公爲之裁省求其敝弛而更
張之暇日從二卒循行鄉落視其作業以懲勸其勤
惰媿媿然如家人之子而災爲之卹利爲之興尤甚
於人家事事有制民未便雖厭於郡於憲臣必求其

是下苟爲阿徇而爲之上者亦雅知公無齟齬焉時
靖遠伯王公統師征麓川所過吏民多竄匿太平守
方爲是慮謀之公公請任焉卽日詣諸縣集徒聚具
芻糧迎徇江上指麾調度俄頃而畢諸將校駭愕相
顧嘆曰我久知張知縣有爲今果然憲臣按郡者嘗
檄公攝廣德州事公出其緒餘治之閱月而州治流
民占復者以千數 上聞之賜勅褒美又推恩封其
親以及其室家是時太平寧國徽州三郡民交章懇
闕下爭欲得公爲守 上皆拒不從竟擢公南京雲
南道監察御史都御史素聞公賢凡京衛訓練士卒

城門戍守悉命公督察奏疏劾冒禁者既得旨悉繩以法不少貸有婦人王晏奴者誣殺其夫繫獄十八年前御史讞之不能具獄而亦不爲辯公廉得其情請於朝釋之公爲御史未二載陞鎮江府知府鎮江密邇當塗務尤簡以公才治之事不勞而理民不待喻而自化又二載以外艱去服除改泉州部符卽其家授之泉州大而民嚮公稍濟以猛州有大道民感於怪廢不由公卑騎造焉民悟是日道復闢泉人士作詩頌之浚市河通舟楫毀尼僧廬舍百餘區卽其

流以建祖學里豪王大觀輩數十人糾結爲州里患

優孟公賦有司莫敢何問民訟之布政使石公以其
事屬公公召之卽至論使自新盡輸其所侵賦自是
稍知斂戢會石公行部復屬公致之其人見石公悔
曰吾豈爲石布政來耶公知其終必爲患以石公教
數其罪杖殺之一郡稱快而大觀子稠竟仇公與其
黨潛走京師誣公以他事公適入朝聞之卽自詣獄
上命廷臣按其事至臬臬人頌太守賢者溢達道
而其事果誣奏 上卽日釋公又移知荊州而竄稱
黨於北徼公治荆無異於臬而政尤嚴明蓋自鎮江
至是滿九載因疏乞歸而荆民方懇請留公 上重

達民意增秩三品還公於荆而公念母老沉鬱不樂
久之感風痺疾因復疏乞歸 上固不許而公竟援
詔例棄官歸矣歸見母拜且泣曰兒自今復得爲母
之子也於是篤孝養不衰又四年而疾作以至不起
公自爲校官以至治劇邑典方州操履三十年如一
日以爲居官之法教化爲本而刑所以弼教也故所
至以修學校爲首務其治刑訊決如流詭誕之徒望
其容儀輒沮塞不敢吐聲氣卒無嚴刑峻法而遺愛
常周於民當塗之民至於今思之遇公鄉人必談公
善政至感疊不已且問公安否何如有繼以泣者觀

此可以知公之爲政矣公諱昂字廷瞻其先世灌州人宋南渡後始居上虞自太常丞泰來十傳而至奉化丞興賢興賢生原道原道生九功舉明經歷宜春教諭與修永樂大典生子孝先公考也母俞氏

鄖陽府知府俞公蓋墓碑

王 鑿

中議大夫贊治尹前知鄖陽府事俞公葬在桐廬之
黃蔣山正德七年少傅王鏊刻其墓碑曰公諱蓋字
廷臣成化中以進士拜監察御史出按真定等府中
貴人傳恭家豪斂民田前御史率賄韋兩端莫敢辨
公毅然割其田還於民且劾奏恭不法獲其黨惡者
數人治之時恭方幸於上眾莫不爲公危事且不
測竟獲免出按江西九江外戚王氏萬氏勢方烜赫
其下恣橫境中吏莫何問公執而械之貴戚斂避吉
安知府許聰以剛愎凌上與臬司相訐奏事下公時

權貴必欲置聽死公持平不阿忤權貴意謫判澧州
至則檢閒田數十頃以業貧建義倉儲穀以賑饑大
築堰陂溉田可萬頃環百里無旱憂巡撫上其績擢
知茶陵又知陸安州時流民嘯聚於鄖急之則變緩
之則爲後憂請諸重臣合奏須才識如公者乃濟又
擢公知鄖陽博詢民隱寬猛並施學校城池祠壇解
宇方秩然修舉而公忽遘疾乞致仕歸矣行至武林
卒成化甲辰七月也春秋五十有五公所至喜興除
利害疏滌冤獄吳橋民趙綱家屠於盜莫跡其所由
起公以御史至其地綱見夢於公厥明捕盜六人下

獄人以爲神平生博學工詩尤工書人以爲得晦翁
筆法公卒之十四年仲子諫以進士拜南京監察御
史進公階中議大夫贊治尹

武昌太守王公得孚墓表

湛若水

甘泉子曰語云太柔則滅太剛則折豈其然乎蓋自孔子嘆未見剛者振也愆焉得剛剛則明明則斷剛豈易得耶若寧國涇川中憲大夫武昌太守王君得孚者古所謂剛者非耶公以丙戌進士爲戶曹受檢平物價則中人不致犯決鳳陽河南之爭田千萬畝而軍民不敢以混欺發十三年之盜銀於倉地以稱神明非剛毅而明斷者能之乎守武昌解督責催租之令剖獄流行民教風振士民敬服立三等九則之法以均田役而公私稱便凶年給粥以多活餓殍發

奸僧之殺人以有其妻而禿爲僧折妖僧繼曉之橫
行撫按二司而奏毀其坊牌誥勅焚其妖書卒擒而
斬之革守備太監之以進貢漁民奏罷藥府之營造
以恤水旱相仍之患擒妖術道士李孜省於南京戮
於京師年甫四十有九不遇時則飄然拂衣致仕而
歸不少爲不義屈不可謂非剛者也然而公直行其
志不少顧藉敢於任怨而怨多歸之蓋自負其高才
人莫已若平生惟敬信白沙陳先生諸名公而世之
人不皆白沙諸名公者皆不得公之敬故在家在那
多所不合而怨尤生焉此公之高才所以不大用而

或蒙以不韙之名也及其曾孫廷幹始以奇童能夫
年十七取進士第官大行人而公之才德遂因以顯
於邦家邦家之人遂服公之終善而食報於後昆也
公卒嘉靖九年十月十八日距生宣德庚申十月三
日享年九十有一生男六鐘鏞鈺鉉鏞銳孫男十五
人曾孫十人蕃衍矣而廷幹以大行人顯進進而未
艾斯其德之徵歟

湖廣永州府知府劉公璧墓志銘

弘治甲子十一月湖廣永州知府前按察司副使劉公以疾終公諱璧字良玉別號守愚青之壽光人曾祖希閔祖吉父拳皆有行弗仕公溫厚穎爽中景泰丙子山東鄉試成化壬辰授元城令下車問民疾苦與其便者審戶爲九則凡徭賦重輕視以爲差約期完稅無一人敢後措置耕牛種子以贖小民流移復業者千餘戶偶大雨衝河水溢幾沒雉堞老弱幹止未寧公備加諭勞賑于速不爲災有訟者兩造既具因化誘之皆引服用是遐邇稱之比上考父老持水

繼以送曰某等且老未見治邑平明如我侯者公謝
遣之戊戌召入擢廣西道監察御史甚持風紀嘗監
收內庫公稅關節不行未幾奉旨巡按大同宣府地
方閱實邊務宿弊洗剔始盡時出師征虜寇勅公紀
功號為風力庚子簡陞河南按察副使未行遭母喪
甲辰起復改湖廣按察兵備靖沅等處至則實行伍
時操練明賞罰一方賴之尋以鄉人被誣事連公左
遷鶴慶軍民府同知適署府篆復商稅之舊私入盡
革胥賦戶無他費商人遮道呼曰公惠我公惠我楚
雄有鹽井二而課窮平訟者累年公受委往勘命竭

其井取新鹵煮之量鹽定課訟始息其政行他境如此弘治己酉以疾乞休不允明年陞知永州府操爲益勵百廢樂興永文廟雅樂久亡公曰樂不備奚禮之云乃具器教習之祀事以成咸鹽稅令一引入米升於府庾以充屬賦永有藩國嗣人不儉公抑之成仇事竟白一旦浩然嘆曰吾其止乎遂致仕歸樂田園間不問時事惟日訓諸子力學懇懇弗倦性至孝父母相繼喪歲時享奠必用文公禮鄉人化之嘗獨坐一室靜觀物理超然若有所得如是者十餘年忽遺疾不起年六十有九

岳州府知府張公舉傳

張舉樂城人世以農爲業至舉始讀書卽刻志績學師事學官講求唐虞三代之學迥絕流類旣聞京師多名公碩儒乃果糧負書徒步至都下從京口楊舍人一清問道德性命之說侍立終日未嘗倦倚諸儒咸異之客居甚窶日提一油罌詣館宿乘間請問辨難古今舍人惕然曰士未有如此篤信者也成化丁未擢進士授戶部主事初監京城明智坊諸草場及巡象馬牛等房卽剔劑姦蠹悉論如法賄賂不得行時倉場多儲貂珣督收半歸囊橐多供張設樂以娛

部官往往掣肘結舌舉獨不受白攜菜果裁度饑渴雖所乘馬鞅終日不與少秣歲以爲常內外憚之無敢犯法者後監宣武諸稅日往稽閱出其不意諸課始入公家門官患之請於大司徒大司徒教下執不從乃泣訴於司禮司禮曰主事爲誰對曰張舉司禮曰是乎馬張乎汝慎避之復督天津運軍採秋青草舉身督率復廉知運官姦貪墮廢冒廩及督運總兵故縱不問諸事上疏論列請寘於法不報然上下皆稱其鯁直會岳州知府缺東山劉大夏力求爲守舉到郡考能激汗首罷民所不便十餘事郡前湖水多

魚故事守以下得有之至是未嘗舉網歲辦鮮貢裁
取足用有餘悉付漁戶爲課家貧親且老俸悉以供
養妻子未嘗衣紈綺食重肉天資挺直不能依違詭
隨數與監司因事曲直詞色凌厲上官積不能平亦
屢訕辱之輒憤嘆曰張舉亦男子也何至爲富貴下
人哉卽遺書欲求去會御史復出行部有所意望羅
捷主簿一人至死舉仰天慟曰以吾忤物之故乃不
能庇其屬哉方卓劾欲上求直其事不勝憤投筆而
卒其篋惟俸錢數兩及衣衾而已後東山過樂城親
謁祠下涕泗交下蓋勸其志不獲大用云

衡州府知府王公鵬傳

祥符文獻志

公諱鵬字萬里祥符人也曾祖彥禮仕元爲萬戶祖子敬有隱德父益以公貴贈奉政大夫修正庶尹濟南府同知公蚤失怙賴母張氏宜人教之弱冠補邑庠生克自奮勵讀書成辛卯領鄉薦卒業太學弘治己酉授山東青州府同知都御史王公霽巡撫山東知公廉能俾催府屬歲負花布數十萬足時布價翔踴公遣人買之德州諸郡負省銀若干而獨先五府以完王公深加獎勞公復言府屬城壕外多餘地悉豪右私占乞委官勘報給民耕種秋成官民均分足

以濟民食而備荒賑王公嘉之通行六府得地數十萬畝歲積穀數萬石再獎勞之復偕巡按御史文公瑞薦公守已愛民政蹟超著得旌異焉癸丑以母憂去任士民父老擁泣攀留如失怙恃丙辰服闋補濟南府同知益勵操守巡撫都御史王公儼檄公預買戰馬事竣稱其居官廉慎幹濟得宜獎勞繼至徐公源謂公端謹有為俾署德州倉監兌公至廉知舊用木斛率大入小出虧折累民其害甚鉅乃取工部所發鐵斛比造木斛出入惟均奸弊一洗代日餘米變銀八百兩貯於官徐公嘉歎庚申巡按御史劉公紳

言公探履端謹處事精明詰戎御史張公遇言公持
身無玷治理公勤連得旌異癸亥以課最擢湖廣衡
州府知府下車首詢民隱以洗冤澤物爲己任郡獄
淹囚六百餘人皆數年不白公卽爲申理犯大辟者
復數十人公察其多枉力言於恤刑廷評傳公習得
平反者十人獄幾於空弘治乙丑孝廟升遐公進香
至京師不說公者謀改公他郡公卽上章乞休下吏
部勘久之不報公再章乞益懇乃得俞允致仕公旣
歸閉門掃軌不與人接正德甲戌公孫紹宗爲儀賓
顛風毆死郡君違公於獄削職辛巳今上御大寶

詔復公官致仕嘉靖戊子以疾終壽八十餘所著有
洗冤叙述錄

知衡州日重修學校名賢祠堂科目坊牌獄監重務
及大小公署橋梁完舊益新甫及二載府治煥然衡
陽縣學立石記之廣西土官岑瑋謀叛征勦土軍過
衡協濟軍餉時府藏空虛鵬將本府各項無碍銀查
計給餉禁約上軍不得入城作浮橋以濟軍旅巡撫
都御史韓公重見之遂加獎勞

荊州府知府姚公隆傳

府志

姚隆字原學國初籍留守後衛家金陵舉弘治壬戌進士初令浙之新昌時歲旱民多流莩設法賑濟多所全活數辨冤獄有懷百金謝者力拒之不受陞禮部主客司主事轉郎中出守荊州威惠並行明年大水人附高阜大樹日夜替替隆命人駕小舟千艘以濟之仍各給以米活者數千人是冬大雪莩者塞途又命人搭蓆舍於江岸以庇遠來趨食者而於近境爲粥以啖之活者亦數千人又明年修築黃潭等處決堤曲盡規畫雖工費數萬緡皆不取於民時取佛

中官過郡從者殺人捕而抵罪中官恐以奇禍隆弗
爲變政績大著歌謠載道忽罷歸民皆扶老攜幼攀
轅號泣至不可前爲祠肖像以祀之立碑曰去思歸
家不入城府不道時事有田二頃僅供朝夕處之裕
如也

漢陽太守尚衡傳

夫賢者於世固以利益百姓佐天子起太平也其功
行至不細矣然往往莫之盡烈夫嶢嶢志士不屈多
積斥死予於是蓋有激焉迷漢陽太守君傳漢陽太
守君者姓尚氏諱衡字一中同州人也身長六尺四
歲能誦古詩十七授尚書爲州學弟子二十而孤善
事母又善兄弟嘗讀書華山雲臺觀教授學者三十
八舉於鄉後舉進士拜工科給事中嘗出閱山海關
諸路邊餉邊人誦焉乾清宮災乃上封事以爲天子
不能慎位如初故至此凡十二條 敬皇帝下詔求

直言乃復上四事尋又奉詔陳四事其後 天子作
延壽塔祝釐兩宮又上封事其辭曰臣聞大德必壽
建塔延壽無是理也 陛下初卽位誅戮妖僧罷法
王去佛子此盛德也臣愚以爲事旣惡於昔必不好
於今必有左右之人希恩信怪妄傳神異誑惑 聖
聽故至此也漢明梁武帝貽笑後世陛下法堯舜邁
湯武而欲踵二君累大德臣愚爲 陛下不取也夫
多言取禍自默保身臣豈不知也然寧使臣無此身
不可使 陛下有此過惟陛下察焉 天子覽奏改
容爲罷其役戶部尚書似鍾其子受賕事覺乃劾罷

鍾遷吏科右給事中未幾遷戶科左給事中出閱大
同諸路邊餉是時虜大舉入寇上命保國公朱暉
都御史史琳率衆數千人擊之師久無功於是劾奏
焉皇上新卽位又上封事二十條多直言極諫蓋
往時已忤當路乃又若此遂遷浙江左叅議浙俗健
訟日受數百牒剖決如流連歲大饑賑貸活數千人
嘗入賀萬壽聖節會劉瑾用事當入見瑾瑾惡人高
憤或勸其勿高憤者不聽其自立類如此遷浙江左
叅政復改山西分蒞河東道居平陽平陽多藩邸其
下多馮藉以攘取民下車禁止盜王常聚衆西山乃

計擒殺常散其餘黨後乃移守冀寧道道在省城財
殫事倍又遊民蕩子侮法敗風固將有以爲也會流
賊入寇河東薄太原甚急當是時城中官軍先已守
備澤潞諸寮城守人當一門君獨在南門南門者盜
衝也又移檄指揮賈彪設伏盤馱坂下賊由是懼走
入冀南君跨馬欲追擊之然無兵不果會官軍歸自
澤潞君受臺檄卽往追賊賊聞乃自壺關遁去巡按
御史素不善君劾君玩盜宜寘於理君亦自太原奏
書訟寃然竟左遷漢陽旬日疽發背卒

武昌府知府王公鑾墓志

黃佐

鶴庵王公墓在某原葬以某年月日其子範輅甫營兆域豫來請銘嗚呼孤忠大節高年遐福如公者豈非鮮哉富毅皇帝豫大已極藩支閭焰烏奕熏灼人皆挾妻婦媚以事權貴人乃權貴人猶弗慊則賂道之於是權貴人始說更相薦達驟至大位有忤之者輒攫奇禍於時蒼梧吳公廷舉忤閹幾寘於死胡襄毅公世寧忤藩人又幾寘於死最章章者也比予守太史時則聞鶴庵公忤閹且忤藩疏終養歸凡百權貴人無善之者竟罹苛劾以老於是惻惻爲公長

太息矣公諱鑾字廷和其先蜀金堂人自雪溪公者
令大庾遂家焉至元有道源院山長舜舉入明温州
倅汝彰傳克銘傳愈傳瑄傳仲貴則公考也以公貴
封虞衡司主事公少穎敏醇謹年十二通經書選入
郡學文譽日起領弘治辛酉鄉薦登正德戊辰進士
出宰邵武首置先師祭田勸農養老省徭節費抑豪
民白誣獄循良聲籍籍聞閩中擢工部都水司主事
管挿沽頭閩人史宣以織龍衣至辱官虐民豐沛間
大罹荼毒公抗疏請糾治之候命計日每言駕帖至
將受奉械家人皇皇公獨怡然已而命下果逮繫宣

行重賄欲寘公死大杖公不死竟得直還任直遂斥
去繼理南旺假官樊麟倚閹豎廖鵬詐爲詔書馳驛
往返川廣閩浙人皆不敢詰公獨庶知其僞搜得賊
贓數萬解京僂麟於市由是羣小皆側目晉都水郎
中歲計有贏盡歸之大司空趙公璜嘆曰何都水羨
餘之多也內府物料羣不逞憑藉江彬錢寧及閹人
劉養執筆橫索雖堂准至司公一切止之查算果得
冒支狀於是各省獲免官銀數十萬兩有張朝者托
請黃麻爲乾沒計堂已准收公駁送逮朝寘於法刑
官相謂曰此詰奸射鵬手也逾年出知武昌舊有虎

患至則引咎告神虎遂減迹民服其精誠以土瘠用
廣乃節省解戶盤費遂出爲令清出侵欺冒支官糧
萬七千石治指揮劉良等罪軍政積弊爲之一清鎮
守關人李崇儒進貢魚鮓科斂無厭公連疏劾罷之
總兵軍門贊畫亦裁革其馬匹供應於是民困以甦
有司亦得不擾政聲遂爲湖藩冠會商船告稱一茶
二稅公考稅課經營始末謂楚府當退還武昌建議
自當道未敢議行公卽引證條陳懇疏於朝至再於
是稅課竟還武昌藩司以催稅責成於公公移文辦
之楚府指摘其語謂公欺罵親王知勢不可留遂陳

歸養弗俟命行矣抵家承歡久之封君安人相繼考
終公曰人子至情吾獲少伸雖三黜何恨焉與論多
之清戎御史馬紀素銜公不下已遂誣奏麻鐵銀兩
那移未明公卽疏辯得白丁內外艱服闋詣銓時宰
剛愎憾其不私謂竟以擅回籍碍例奏罷之南科撫
廵屢薦不行公亦恬退自樂建祠修譜友於兄弟訓
迪子姓暇則事筆墨以自娛而詩文日益工居常節
儉以助廉潔每語人曰大丈夫蓋棺事始定苟豫知
明日死今日不可作惡也人以為名言既而閻焯日
消楚藩亦降大戾公年高德邵子孫森立人咸謂有

大道焉巳酉十一月卒距其生成化癸巳二月壽七十有七

德安知府何宏傳

縣志

何宏字道充廣東順德人正德二年舉於鄉授通州學正待人和易然尚氣節不可撓屈文廟分獻據禮與州守夏邦謨爭論請於督學督學竟直宏也諸生令居舍中月課之又爲籍書勤惰微疵督學至則以名聞講行四禮弔死振乏人人感勸以父憂歸服除補泰州學教如通州歲饑巡撫發廩遺弟子監之曰何先生弟子必不欺也其見信於人如此遷六合知縣縣當孔道民棘於供億宏均其役稱畫一焉闢浮屠禁奇袤淫靡之習斷獄明允不畏彊禦卽上官未

嘗少徇有貴戚與豪民訟久弗決刑部以宏往遂決
之溧陽民坐殺人拷死相繼不白御史下宏遂白嘗
具獄上御史田頊三反宏三執人謂必獲罪矣頊竟
薦之曰縣令不爲御史所撓可不謂賢哉人以是賢
頊也擢南京江西道御史六合人爲立生祠吏部非
人宏上封事逮詔獄尋赦之遷德安知府未幾以妻
子喪致仕

鄖陽府知府馬公騫墓志銘

王崇慶

公姓馬氏諱騫字世用號曰梅軒曾大父弘毅大父彬私諡曰卓行居士父忱號東山母杜氏宋元時家許州之長葛縣至正兵亂高祖德以儒生攜家避地中條山今遂爲解州夏縣人德祖自卜瑩域謂所親曰吾子孫當有以文學名世者卓行府君風稱好義嘗出粟貸饑不責息度無以償并取其券焚之蓋正統時也故老至今能道之東山翁薦進士於鄉比南宮曉揭在乙榜會母老因就祿養署教富平再歷清澗東平皆循循善誘後判武定州事卒膺爵命爲工

科給事中從子貴也公生氣宇魁梧眉目疎朗幼穎
悟與常兒異篤信好學出於天性父母懼其勞也間
或止之則熾燈於器以俟親寐復讀誦如初故其所
業輒終身弗忘云方東山翁之歷三學也每誨諸生
悉如族子弟或以他故出卽令公攝講是時公年纔
十有二衆以其年少易之公卽正色作曰文中子白
首北面古之人一字稱師諸君未之聞耶由是衆皆
敬容謝過年二十一以儒士領鄉薦時成化丙午也
明年冬始娶孀人郭氏卒業太學從莆田黃公濶華
亭錢公福受學焉咸器重之立文會以友天下士所

造益弘深矣弘治丙辰登進士第初授行人奉使周
邸未幾選工科給事中馬端肅公見其文驚曰董賈
未之或先也尋轉左給事公旣爲諫官儀觀日整進
退悉中禮度 孝宗皇帝默眷愛之視他諫官爲異
旋復奉勅清屯田於蜀事竣因取道歸掃會迎遺詔
哀臨乃卽家庭設几筵北向長號聞者感動公在官
言事多不蓄諫草公之仲子嘗間得其遺稿讀之如
論李廣之黨宜窮治外戚之權宜禁戢諫官吳舜之
狂直宜包容皆時政之要者 武宗皇帝卽位有白
金文綺之賜旋擢刑科都給事中正德戊辰廷試掌

試卷時宰臣某與逆瑾結納勢焰方熾衆觀望意指欲以其子魁天下獨憚公抗直莫敢與議公得涇野呂公卷倡言宜首選西涯閣老方猶豫已而涇野竟首選如公言蓋公之補外亦自此始云是時逆瑾用事而公以職當盡言侃侃不少屈瑾亦多勉從之有附瑾新入爲給舍者同官被逮假瑾納賂焉對賓僚誇且有矜色公義形於色至鄙之以無恥客皆縮頭吐舌蓋卒至粟罰數百而免於奇禍之中亦鬼神默相之與先是逆綵拜瑾爲義父驟入銓衡公自蜀還會綵父宿同驛館不與交一語綵聞之以爲慢已會

時宰夙憾公遂乘之構毀出公淮安府推官公既視
事怪獄吏日報因病時方大疫乃躬造閱獄間疎放
流徒以下幾數百人大辟申救而獲生者三人揚州
民以所假姻家金首飾器令家童送還途觀優戲忘
而失去匿入淮淮人不知也留爲傭一日遇故主詰
其由始謂淮人迷以藥穰其金執之使不得還遂訟
於官治淮民罪宜死大以爲疑曰揚淮地咫尺旣取
金乃復留傭其人殆不近情因取成案所具藥俾獄
盜服之殊不驗蓋淮民被拷而誣服藥冀寬刑責云
爾因咨於當路竟釋焉他如鹽城張生忠元夕遇豪

家婦於隘巷家僮爭道毆辱生羣生不能平明日相率詣豪家褫婦衣報之豪家富且健訟生遂黜公知非生罪且廉其貧出金爲生贖罪又一日有蕭尹者被誣逮公亦遂白其誣尹後官至中丞公保全之力也其他平反多類此公嘗荆杖示罰而民自服施藥惠民而病多痊行部不盛張騎從而老弱歡迎觀者如堵郡守華公璉適並出見之因嘆公以爲平易近民不可及也後改官過淮百姓聞而出迎者相望於道郡有何烈女申進妻徐氏皆懼辱身不從淫暴以死公至爲表其墓而立祠且撰雙烈記以媿士夫之

修路
贖罪

失節者先是流賊逼境公規畫嚴密賊知淮口不可
渡竟遁去時陶恭介公疏薦於朝有操履端方才識
通敏之語至委公儲備軍粟旬日得金凡四千有奇
士民告保留公者無慮萬餘人瑾黨既誅海內以公
當復舊物宜殊擢然僅轉同知松江公既視篆松多
富室由是畏公之廉欲不得肆數年逋稅一朝完矣
都御史王公力薦之會丁外艱歸中途得邸報有
擢守饒州之命公既歸哀不廢禮服闋再補守鄖陽
其聲稱猶淮也鄖陽在萬山中路多隘公因過而默
計之及蒞政量罪人情法可贖者俾修整之不爽尺

寸由是遂成坦途有罪人陳文臯者忿鄆民負楮貨
詬冒取償民毋觸柱而死誣文臯重獄公察之文臯
卒免焉他若創浮橋葺廢坊育賢養老振學課農敦
風正俗屠奸剪弊鄖陽之人無近遠皆忻忻然是時
楊公遽菴知公久歷外郡勞績爲最方擬大用會免
歸弗果蘇有顯官者公嘗以法及其姻黨公由是遂
歸先是說公宜少貶從俗者公正色曰窮通顯晦
命也君子如命何公平生以直道忤權貴用是仕路
蹉跎然天下公論亦以是重公則公之所伸者亦多
矣嘉靖九年卒得年六十有五公交友重信義在太

學有楊俊貧而卒旅公捐金助以歸葬於濟南公嘗
與其兄主燕醫張圯氏館圯卒而無子公復爲買地
以葬仍以居授其媪後在松邱背疽幾危一夕夢圯
來視疾明日尋愈人以爲圯之冥報云平涼傅吳君
綱罷歸飄泊江湖公賙之弗厭廣西僉憲沙君立逆
瑾索利羈於家貧困失措公過徐州見之愴然動容
挾以如淮倒囊資焉嘗使蜀館稱多怪人莫敢入公
徑入而居之因夜坐觀書忽壁上如人持挺而擊者
三公觀書如故不爲動居父憂廬中罄不扣自鳴燈
下見誠影如斗公亦處之如常崇弗能干自松歸渡

江會大風陡作舟師震懼無人色公從容仰天祝曰
吾平生或欺君虐民舟當沉否則風亦當息俄而風
恬浪妥須臾數百里矣詩文一以自得爲貴初得王
文憲集洸焉如默會者及聞東山翁與客談韓文退
卽了大義故公爲文章雖出入古今莫可涯涘然命
辭立意則本之二家居多所著有梅軒集六卷手簡
一卷藏於家

長沙守季彭山先生本傳

張元忭

自新建公倡道東南四方之士興起而從之者無慮數百千人而彭山季先生及門最久稱高第先生教懲絕羣尤刻厲好學弱冠領鄉薦尋丁父母憂終兩喪不入閨闈自是家居者十二年未嘗一日釋卷每讀一書必竟其顛末乃已或有疑不憚屈已問辨上自經史下逮星曆度數地理兵農之學靡不窮究然皆務該博未窺領要既而師事新建公復聞致良知之旨乃悉悔其舊學而一意六經正德丁丑成進士時年三十有三矣猶日以學未就不欲仕新建公勸

之仕乃出自建寧理召拜侍御史自侍御史謫揚陽
簿稍遷弋陽令蘇州太守南京儀部郎又自儀部謫
判辰州尋遷貳吉安終長沙太守先生數歷郡縣所
至輒有聲其平訟獄寬絲賦賑饑得惠績甚衆然皆
他有司所能至當利害是非之衝他人所縮首畏避
禁舌不敢吐一言者先生挺身危辭無少避也在建
寧時值宸濠反江西新建公方發兵討之而建寧有分
水關自江入閩道也先生請於所司身往守之會遷
按御史某以科場事檄郡守與先生並入守以書題
先生先生復書曰建寧所恃者有吾兩人爲人心所

係耳設因科場棄去不爲地方計是棄人心也他日
欲復收之寧可再得且兵家事在呼吸而科場往返
動計四旬今江西勝負未可知土寇生發叵測微吾
兩入其誰與守卽幸而無事當此之際使試錄列吾
兩人名傳播遠邇將以爲不知所重貽笑多矣拒違
按院之命孰與誤國家事哉守深服其言竟不往其
令弋陽也安仁桂公復召入相道經弋雅重先生一
見握手求教時方忌新建功將奪其爵先生爲言國
家於人臣錫典固不宜過越然顧其人何如耳爵上
公加九錫分茅胙土誠不可施於溫懿操莽其可斬

于周公乎桂公爲之慷慨先生仕凡再謫而卒以謫
罷其以御史謫也坐論救御史馬明衡朱潮馬與朱
所陳處 慈壽太后及 肅皇帝兩宮間事已下獄
且不測公獨抗疏救之舉朝以爲難其以南儀部謫
也時方排講學者鄒公守益爲主客郎與先生日夕
講論不輟會鄒公以疾乞歸常事者構以微事黜之
并連先生其在長沙政尚嚴錮弊豪強不少假借豪
家苦之競爲蜚語入京師中先生竟以是去先生在
官凡二十餘年所至輒聚徒講學莘莘不倦在揭陽
時新建公始建敷文書院于南寧使先生主教事士

至者以百計先生爲發明師旨提闢啓鑰中人心髓
士翕然宗之南寧至今傳新建學大抵先生力也在
辰州時辰故新建所嘗經寓地其於良知旨士往往
有聞一間先生至執經者滿庭廡先生爲擇辰陽書
院居之親爲講授士多所奮起保順兩宣慰相仇殺
變且作先生遺尺緘諭之事遂解辰陽之學者至今
猶訟而思之其在吉安講學于青原山時講學者多
以自然爲宗而厭拘檢先生懼其失因爲龍惕說以
挽其敝大都以龍喻心以龍之驚惕而生變化喻心
之主宰常惺惺其要歸乎自然而用功則有所先聞

以質諸同志或然或否先生亦自信其說不爲動既
罷官歸則載書攜諸子就居諸禪寺誦讀其中手自
校讐迄晝夜寒暑無間者凡二十餘年所著書有廟
制考義春秋私考讀禮疑圖四書私存孔孟圖譜樂
律纂要律呂別書著法別傳說理會編詩說解願易
學四同凡十一種爲卷百有二十大要以已意近發
師說遠會聖心節解條貫悉歸于一而後已非特經
義爲然卽典章政令之出于古爲今人所不及見者
有乖于理悉掃除之必歸于一而後已旣又窮九邊
考河故道索海運之舊跡別三代春秋列國之疆土

川原則又涉淮泗歷齊魯登太山又歸而自江入閩者踰年見聞既廣學益精進其書往往能決前人所未決之疑粹然成一家言當世號稱詩洽如唐公順之王公慎中皆以經學相推尚其所至與所居士多以此師先生而先生亦以此教人皓首而益勤迨卒之年蓋七十有九矣疾且革猶進門人講易于榻前疊疊如平居時先生磊落不羈表裏洞達卽有過不爲掩覆嘗斷建寧獄當死者二已著案後覺其誤大悔之比擢去悉爲記達諸司令後斷者得披記以解其訟過之勇如此性剛介不可干以私朋友有過或

面折之至不能容然與人夷坦無圭角喜引掖後進
有一善亟稱之不容口人以是樂親之以理卜禍福
或奇中于數年之後至以堪輿術家之言盡者特爲
說以闢之家居不問生計篋無餘帛廩無餘粟先生
不以爲意惟讀書談道怡如也不嗜酒然喜餽豆羹
邀同志與登泛挾冊以往詠歌講說盡日忘疲處家
庭多闕略教諸子亦疎其節目使歸自得至事伯兄
東所公同視膳寢出入必告雖皓首一如童時其慎
密又如此先生歿且十年而鄉之縉紳若諸生各追
思之相與建祠禹蹟寺西林實先生舊著書所以祀

先生又買田若干畝以供歲祀先生名本字明德別號彭山越之會稽人

湖廣常德府知府何公鉞墓志銘 王以旂

嘉靖己亥八月一日常德太守何公卒於家公諱鉞字勲伯別號東谿系出姑蘇之吳江洪武初曾大父文廣以間右徙實京師遂爲應天江寧人大父澄隱德弗耀父瑄善天文景泰中徵入欽天監以公貴封監察御史母李贈孺人生丈夫子五人公行四自幼穎異不羣嘗見伯兄曆算卽能通曉大義父喜欲令專習李公曰天文終術家耳是兒豈可以術拘乎乃令治詩入郡庠累試上等文譽蔚然正德丁卯領鄉薦辛未登第除行人奉使楚藩固辭餽贈有廉介聲

尋擢浙江道監察御史直道正言遇事略無避忌時
武廟欲以城中積慶鳴玉二坊爲演武習射之所公
抗論此必左右近習假弄威權侵奪民居以爲第宅
園囿不報事竟中止丙子奉勅北直隸清理戎務兼
閱軍器刷卷事多干涉近貴公奉法惟謹剗剔姦蠹
殆盡兩陳地方事宜力救建言下獄御史張仕隆輩
悉得寬減戊寅奔父喪守制如禮服闋改山東道兩
浙缺巡按公首應簡命至則清理冤滯摘發吏姦嚴
禁和買鋤治豪強彈擊貪汙不職者數人藩臬郡邑
罔不敬憚 今上入繼大統内外文武大臣迎立者

輒受爵賞廕叙公具陳不可貪天之功以妄取定策之名時論譴焉嘉靖壬午秋浙當鄉試公責任監臨罔晝夜經理凡貢院內事無鉅細咸有程規一時風清弊絕榜中多稱得人先是未得應試生儒連羣求售公因加嚴覆考有不稱者示辱扶出其徒深銜之反行誣毀公亦不校明年春擢湖廣荊州府知府賑饑恤災飭吏爲民一一如治家事遼府宗室繁衍祿米常苦不繼比徵至又爲有力者倍取公必查處均給衆咸稱服荆南分巡駐府事多諮而後行公與諮數不合一日指小過遷怒於公公拂衣而出曰吾豈

能詣事上官邀譽耶卽解組歸家適調守常德之命
下矣撫按以公才不宜遽遂高致檄催旁午公辭弗
獲再赴常德審釋淹禁議併武陵淶羅二驛民困以
紓甫七旬述職應朝部院考留供職無何疏人拾遺
故事不謹閒住公獨奉旨致仕亦異數也已而公論
昭白有勸公奏辨者公曰病夫安命素矣辨之何爲
家居不妄交游寡言笑子孫臧獲侍側肅然每耕穫
時山庄視農經月不入城府士大夫有願見而不可
得者嘗書於庭曰俗學近知回首晚病軀渾覺折腰
難可以見公之志矣公不喜飲惟與故舊彈碁或至

忘倦尤好講命學往往奇中常自信直道可
位與林下雖稱人中論及古今人物事變未嘗不侃
侃如也所著詩文自出一機軸清嚴可誦家藏有東
谿稿若干卷

荊州府知府中谿李先生元陽行狀

李選

萬曆八年中谿李先生年八十有四月二十日卒于家其嗣君中書舍人傳方視草內閣西省選時承乏刑科是年臘訃聞中舍君相與泣涕數日命許南奔選追送之中舍君以選遊先生門下所知素諗屬之爲狀義不敢辭先生諱元陽字仁甫世居黟蒼十九峰下十八溪之中因號中溪其先浙之錢塘人祖諱順者仕元爲大理路主事愛戀山水遷官不赴頃之中原多故遂家焉順生福福生通酷嗜內典嘗著華嚴疏抄四十卷禪宗以爲祖塲通生連連生山善

治家產業益厚然世好施予至山而所及益廣鄉間
稱爲德門山生壽壽生讓于先生爲大父端方簡默
施亦不吝必不使受者知之嘗製放魚盆家人將烹
鮮先投之盆中取其浮者畜生者於盆久而苦其隘
則挹而放之江湖其性仁愛如此先生之父諱玄號
蓬谷言若訥行若鈍睦隣週族則恐或後然皆隱而
弗耀也以先生貴封監察御史妣董氏贈太孺人太
孺人夢龍負日入懷者三乃誕先生遂以是夢命名
云先生爲兒時不與羣兒嬉戲親師友好讀書及弱
冠夢異人授錦三丈許逼令吞之旣寤胸次猶梗塞

正德間維揚朱公應登者以文名督滇學於童生考
場中見先生莊整秀偉因降及席舍視其卷乃驚歎
曰此館閣奇才也遂首入郡庠及爲諸生力學稍暇
輒登城眺覽見山海風雲藻思悠然煥發爲文有奇
氣決疑義皆出人意料凡天文兵法諸書過目洞識
其要居常求靜地默坐欲究性命之奧且謂世儒口
耳之學未盡得其旨歸後中雲貴鄉試第二人僉憲
潘公棠明遠樓雜記云場中糊名時取李元陽文冠
多士後乃以張含易之赴試禮部下第一人國子監順
天近地諸生多從講授每作舉子業欲先生因其文

而導之先生信筆揮灑一題數首各成理趣寓即有高樓日日登之默坐至忘食忽一日午坐有悟自云天理流行之實今乃見之再應試中第十四人座主爲吏部考功郎三原馬理大爲不平蓋初取爲會元也批其文曰非巖穴老儒不能有此作在三代之世當應聘而起豈意科目中得之廷對風掀卷汚墨學士溫公仁和董公玘得卷歎曰負此奇才矣選庶吉士第二名二公雅重之嘗曰李子文似老泉詩似杜大學士木齋謝公遠卷楊公月再試有詩題難各作一首及見先生詩自以爲不及發糊名楊公顧謂先

生曰此子當以詩名天下自此名動京師尋以議禮忤權臣出補分宜到任數日卽赴江西科場事竣聞太孺人訃分宜舊俗凡縣令丁憂里出布銀縣貳先斂以俟先生駭曰何以汙我力却之出示令民自領散歸途惟貨衣物以爲費江右縉紳每向人譽之服闋補江陰會鄰縣靖江海寇劫庫官吏遇害賊猶未散先生整旅教演水操賊乃遁去操江巡撫潘公珍以國士待之特薦于朝其地通海當要害乃建城樓嚴兵衛增所未備民賴以安有被盜者尉以囚來囚亦自謂盜矣先生曰釋之衆皆莫寤後得眞盜果如

先生所處合邑以爲神明又有縊其妻而以自殺告者先生詰之立服巡撫顧公徵逋負甚嚴各縣死者動以百計按部至常州民莫不疾首先生曰逋多不可卒辦且以完報巡撫素信先生得免刑者二百餘人自是一邑心感不用刑迫爭自輸納江南厚俗獨稱江陰矣諸如此類不可殫述客有以濂溪明道二公在州縣時善政爲言者都憲夏公從壽曰此十餘事只先生數月所爲耳先生以廉節著名發奸摘伏不避強禦舉孝表墓興利除害政嚴而有惠愛小民自以爲得慈父去之日流涕遮道者百里餘爲之立

生祠勒去思碑述善政百餘事先生既遷戶部主事
與翰林常州唐順之浙陳東屠應峻吏部郎山衷李
開先蜀任瀚熊過閩王慎中作詩會時號十才子時
選宮僚大學士夏公招之皆不赴吏部亞卿霍公翰
門無私謁知先生作縣有賢聲改監察御史先生上
疏其略云昔周成王既卜世三十卜年八百然觀於
周禮其經緯國體人事微細無不具則知王者必修
人事以稱天所以命之之意不舉歸之天以怠人事
也終曰陛下始卽位以爵祿得君子近年以來以爵
祿畜小人大臣愈不懌然先生獨立不阿自不知與

人合否也。巡按八閩將出京，大學士招飲，手出官名，納公袖，謂宜薦剡也。比至廉，知其貪黷，皆入劾疏。京師人曰：三十年來，僅有此疏耳。所至風靡，一省廓清。監臨丁酉場，屋得人最盛，閩人皆曰：一榜皆好古之士，拔出流俗者。前此所無，後此所未及也。初避嫌，不自出題試錄，則盡出其手。識者評爲天下第一。至今人爭誦之。上議幸承天，上疏乞止。上怒欲撻之。是夜臺臣悚懼，不能寐。先生獨軒睡達旦，候命。三夜皆如此。內外稱爲真御史。後扈從出京，聞大學士所選官寮皆江南富室，卽于行在疏劾。至承天，又進皆

爲中官所匿大學士議外補未決會荊州知府爲閩
宦格殺乃奏曰荊州要地不可闕守選得御史李元
陽堪任遂傳奉陞補先生久知荆襄之間四百餘里
無井無泉暑月徒役擔負每以渴死至卽捐俸穿數
十井又作石池以飲馬荆地濱於大江古堤既圯七
州縣皆爲藪澤巡撫顧公璘發庫銀八萬責之司水
利者了無成績先生毅然爲之甫替而堤成蓋前此
所未有也顧公歎曰大禹之後一人而已荆人名其
堤與井皆曰李公先是江之南游有數村約萬餘戶
先生謂村當徙於江中沙洲不爾當爲魚鼈人皆以

爲迂未幾村爲水蕩獨洲無恙 章聖梓宮歸承天
閣寺乘勢肆暴所至府守皆被縛例以三千金贖不
然推溺水中一日候祭白楸驛寺人下鐵彈如雨撫
按而下皆奔避先生獨不移寺人皆吐舌曰奇男子
也自出京至此僅見此人遂免縛首疏藩府不利於
長吏者十事藩府自是斂戢嘗試諸生得太岳張公
卷評曰此子當爲太平宰相列之六百人之首及發
封始知爲公時公年方十三歲也先生以外艱去任
蓋荆之人皆垂涕往送三百里內遮拜不絕時有督
字雨泉陳公鑿見之歎曰前史但稱截鏡攀轅未嘗

問此億兆之人蔽野遮拜數日不絕者因荆人立生祠遂勒碑紀之未幾夏公起廢先生罷官先生自歸里以來不管生業薄於自奉而厚於施予如婚嫁喪葬饑寒寬抑以至橋堤道路列爲三十二事日以爲課蓋先生爲人神情高秀宅心物外急人之急憂人之憂自少至老未嘗少替至廢家產而不恤平生未嘗一日廢書不觀嘗讀佛書謂格物致知之學惟此剖析無遺惜吾儒不之究也於宅後作默遊園郭外依三塔崇聖寺作纓江艷雪二臺鑑湖綠野二樓日處其中與禪衲討論真如屢月不返先生少時目擊

十八溪水漲衝城裂其門沙沒民居先生閱之以問
先生之祖秀眉公公曰吾郡本龍湫漢書謂邪龍雲
南是已古崇佛法建寺塔以彈壓之民始得平土而
居今其法廢龍復作祟吾家世修其法而力未逮汝
他日可復千年之功以慰先人之憂先生受命既久
而未暇至是奮然爲之自壬寅迄己卯四十餘年寸
積銖累崇聖遺墟及郡中壇宇煥然一新又爲之振
其鐘魚條其科敎其法漸備水患用息聞人寃獄不
避嫌疑殷勤鄭重不能自己及其獄白寃明莫不歎
服以爲不可及嘗靜坐至宵分方就寢鷄鳴而起無

日不然胸次靈明洞豁物莫能撓知在事先人以為
有仙術先生曰天宇泰定耳何術之有先生為人誠
實樂易洞見肺腑一與人交雖百負不棄平生口不
言人過雖童稚以愛兄之道來亦溫然接納傾筐倒
度無復餘地其教人曰惟一誠字何事不辦中年大
有所得著心性圖說荆川唐公順之念菴羅公洪先
皆以為卓見鄉人有爭及為不善欲質於其間或至
中途自相悔罪而返曰寧不訟庭愧見先生修撰升
菴楊公慎嘗與坐終日每出謂人曰見先生之貌如
臨水月令人鄙吝自消聆先生之語如聞洪鐘令人

矇迷頓醒左布政卿國陳公時範曰見先生而無所
感發者無性者也先生既倡明性學亦時與諸生講
授文藝郡之通顯多出其門凡與先生從游者類能
敦世善俗先生賦詩作文初不經意援筆輒就世以
唐白香山宋蘇東坡擬之有司以郡志請卽手作一
卷後二十年復作續志雲南都憲見吾陳公又以通
志屬先生四閱月而書成示子弟曰往見志書皆載
山川物產人名而已却不及兵食與法度之所急是
何異千金之子籍其珠寶狗馬之娛而緩其衣食產
業之數乎憲長象川林公一新見之歎曰志之執範

無加於此矣先生所作非性命極理之談必濟世安民之法年八十餘聰明矍鑠每登高涉遠少壯莫能及儀觀秀整望之如神仙然卒之前十日召門人子弟至默遊園示曰自今數至十日寅時吾當謝世吾嘗以一死生外形骸為念今其時矣至期端坐叱家人列侍勿當前驅言畢而逝

辰州守程廷策傳

汪道昆

歲癸丑辰州與計借遇余闕下製而不裒啓折而前
自通君伯玉邪余小子則海陽程廷策也問其字曰
汝揚汝揚始艸而試郡中時廖太史公出佐郡得孺
子策大奇之既籍諸生相中貴人禮白岳目諸生長
揖心嚙之比入縣謁先師據坐命講汝揚抗言上
英主惡有掌國子魚朝恩且若奉命視工非視學也
卒避席罷講郡中以此知名幸而面汝揚今第矣既
第則吾郡同升者七聚飲家忠愍舍中余故以酒棗
遞爲壽皆辟易余大呼曰主司昧矣寧有不任鄉飲

而任公車汝揚睜目曰伯已張吾請合從以距函谷
余酌大斗而醺心壯汝揚夫夫故恂恂乃獨豪舉始
授戶部山西司主事既最而奔母喪居父喪服除補
陝西司主事署廣東司員外郎歷陝西司郎中先後
監諸馬房牛房象房主都門告緡監十庫監兌江西
監運大通橋監太倉庫既入署兼攝廣東司廣西司
山東司所至議沿革筴便宜小者上部尚書大者入
奏枚舉其著者則雲中告急諸軍待餉而譁 上發
帑餉二十八萬有奇莫爲主運汝揚奮往次甕城驛
虜騎遮道邊塵蔽天乃連車爲營環營爲塹衛士悉

縮偶語扶之百徇行間卒保餉完乃還報部議坐視
九江摧修雲中勞固辭不行舉同舍郎王應顯代部
尚書與語曹避轉餉君獨行曹卒九江君獨謝何以
故自言策無狀比及三年將檄所部寵靈爲父母地
神樂觀失倉糧額若干石當坐太常卿以下十有八
人汝揚按籍核之則累歲耗當如是爾蓋幼侍考氏
食借著畫几上學書既習九章復學握算考氏謂九
章賈者事何學爲對曰童習書數固當異日者幸爲
計臣當以此主計汝揚故善算以其狀白尚書尚書
然之請太常得免陸太保炳用事貸商人柯鳳金市

楊森橫索子錢稍失期下其賈二十四人大金吾獄
汝揚宣言太保奉三尺無寧以公責坐不辜炳聞之
色沮而釋繫者癸亥十月朔不周風振郊關占爲虜
徵亟治賊虜大入掠通州以西 上以吳恭順孫司
寇監崇文門程度支任城守警日急各門堅閉而登
陴汝揚以門接通州安能以城下爲壑乃畫地分部
列旌旗布戈矛張弧矢總干山立騎者周巡晝則踐
更夜乃畢作謀言虜近三舍避者千百億爭趨門勒
諸材官門內懸組表三道道旁夾鉞以詰入者左詰
而左入之出者右詰而右出之貯中堅以備非常皆

井井內外申令三五乃啓門入者魚貫從流無所擁
塞既則九門沮者畢至無留行守者傳餐士以糲騎
以芻材官以糶朝則鷄鳴而給卒旦而周夕則日入
而給丙夜而周羣而不鬻信地不失跬步虜遁去旬
有五日始休都人士多程郎具文武材顧出爲辰州
守永順保靖二司餽故守旅幣充庭守讓而郤之吾
第寶不貪爾入境則興學校贍諸生勸農桑舉鄉約
簡黜僧通化居嘗以水旱禱而雩皆響應郡故患虎
爲文檄之神募力士捕之殪者十有二融風至旦日
豹入南門占爲火徵下令亟修火政禳之壇燁殆將

震于其隣火星星星然五門有備乃熄是日武陵火特甚馬底驛災民間乃呼神君籍籍稱三異矣蜀開府徵土司兵二萬征土夷守持之彊必不可發是嘗以禦倭赴調其爲害甚于倭彼且伺徵發姿貪婪聽之左矣彼中宿將不難以全蜀奉土夷罷之便所部當守議從之巨璫出填郢都得請徵辰州香稻米入貢守曰是產五寨若索之寨而郡輸之有苗懟縱騎啓燬端不用命守又言攻之食禁是米故作膨臍藉令糝玉食進之卽有問無死所璫聞大恐覆奏罷徵故守遽視郡若遽廬百廢不舉叩之故猥云力誦舉竈

守至則繕麗譙繕堯庫繕城郭繕學宮繕城隍廟繕
馬伏波祠王文成祠張督府祠建辰陽樓江南築退
思亭郡齋後盧谿歲有殍出俸餘醵羨設粥賑饑屬
周從事任之全活萬計籍上讞獄使者平反數十百
人谷開府以奔喪行疏守量移內郡父老千衆詣所
部請留所部且議留業已拂衣就道矣年未及艾家
食餘十年當道遞推轂之堅臥不起郡縣賓鄉射率
以疾辭竿牘不及有司紹介不出境外其嫻恤壹稟
於天性恥自封年十五嘗從父畫水庸便宜倡里人
築鳳林堤辰州爲植出舍溪上會大水漂民舍且流

尸辰州召丁夫掩之祭以型缶亡何大疫齒者三千
餘曹辰州惻然皆得就木山寇晝行劫勒里中少年
禦之人謂載筆者且干城茲小試也旣而修始祖墓
修世祖祠除首坑道葺先世亭以便行旅嘗獲金橐
遺旌陽道中則之賣漿家通昔飲慮失亡金者故託
干酒人諾且愈酣遞邀塗人分席不能飲提耳彊飲
之舍人酒窮倚席以待頃之號泣者至果亡金舉橐
未發歸其人掉臂不顧始奉使歸觀中道治吾宗進
士喪已入都門醪同籍者百金以贖有頃歸再從兄
叅軍汝濂喪辰州故以諸生失期劉博士熠朴之五

既貴師事劉益謹雅以大度多辰州劉擢臺郎廷謝
而仆卒不起辰州既爲之殯時奉使命當行留一蒼
頭護其喪俟其子至乃發出居郡博辰谿令楊威喪
歸則倡衆立常平倉以賙不給問家人產悉謝不知
秉心沕穆儼若無懷葛天之民至其發慮出謀猶之
省括中命旁綜百氏尤攻甘石家言卜衰旺審機祥
較若觀火公私多暇率自著書故有讀易瑣言中星
圖考經忠經註行于世六都黔考星官筆記三才萃
見及諸集藏于家顧絕口不及綺語要之天授則有
明徵先是孫宜人有身封主事公夢朱衣魚服一人

排戶入年十二卿雲見里中始入學舍後山喬木千
章六龍見木末蜿蜒而起出塞熾妖狐夜自辰州赴
武陵塗遇游龍伏虎屏而退既厭世見天使奉簡書
來迎市童臥病呻唵見一皂衣迎使君者啗喝索食
童惶急又一皂衣者踵至趣俱行大呼曰使君駕矣
其時辰州暝哭聲起童乃甦妻黨一少年蠱於狐病
五年不解昔夢辰州坐大府掠狐數之爽然起語家
人祀辰州彌月亡恙樂之語怪夫非共見共聞者哉
往辰州語余昔在弱冠往往夢據高位薄責鬼神御
風周游窮寓內時郟城南無郭既築乃符夢游跡其

奇庶幾乎通於神明矣先是辰州卽世郡人祀之蔣宗宗人祀之祠里人祀之社又十年論定博士弟子三老豪傑請祀之鄉賢人言辰州以儒則闕以宦則拙以經國則務自盡以居家則負俗務躬行身隱乃託玄言僊僊乎遊方之外聞余游心西極紹介調余吾將中天爲臺太虛爲席積翠爲戶白雲爲扇卽可馬以問法來殆將無所置足反走爾居亡何乃見倍適來適去寧詎能必之要之適來亦幻適去亦存吾以是問辰州仲子涓涓唯唯涓速肖宜契辰州涓從伯子潞季子淳奉辰州喪葬某山以母孺人吳拊

程漢陽金傳

汪道昆

自世宗斥不令其後諸執政率獎廉直厲官常迄今文告日煩吏治日下要之吏者不爲厚利則爲名高彼其營營爲厚利不遑恤名墨吏也營營爲名高因而罔利奸吏也當世以墨敗者什七八以奸敗者曾不能什二三固宜其下滋甚抑或矜然而不滓闇然而日章善矣甚者蛻舉乎汗漬之表利無所利名無所名借曰不彰闕然自是善之善者也吾郡固多士吾獨善程漢陽始漢陽舉于鄉蓋與不佞同籍故尚書馮公爲督學使從廣衆目漢陽笑曰嘻德良亦

黷耳庶及彊矣未艾也往者人或少德良而持于短
柰何行縣而得老生德良卽黷何老也于時漢陽年
未壯公直以其黷而彊之越六年始成進士爲嘉靖
癸丑余守司馬而郡中在都市者十餘曹則皆推轂
漢陽卽得邊郡易與耳使在郎署不亦發硎齒腐乎
哉亡何除南京工部主事始入部卽主筦庫故事自
部尚書至諸郎吏率取辦筦庫而隸祝之奇羨則以
待部尚書廢勿籍漢陽不可卽出入至二百緡可勿
籍安用籍爲部尚書業已目攝之無所發筦庫故爲
諸郎具竿牘具醮錢漢陽務以其身屏之卽一牘一

錢無所取給諸郎以例來索則取諸舍中應之由是
諸郎目攝漢陽罷勿索既出督儀真嚴兼視漕漢陽
令諸開啓閉必以時諸沮撓者必以法會龔御史愷
王副使一夔各籍其鄉罷靈橫甚至輒啓閉不可撻
役夫而漢陽輒縛其舟人徇之市由是諸強有力者
皆辟易毋敢干時江西大賈豪儀真故通諸蠻酋長
會督府徵蠻兵至諸酋長主豪家籍督府令集舟載
兵境內騷動市人赴部訟豪狀部且捕豪豪抵鄉人
萬考功書爲豪請漢陽卒收豪以徇謝考功丁巳春
考功署漢陽浮躁時太子太保王公都太宰詰考功

往葛少宰獨多程郎何故見坐考功佯以漕司移司
空文爲解量移安吉州同知時鄭端肅治漕其移文
則暴戶部郎中王尚禮儀真沮漕狀無預漢陽考功
獨藉口甘心耳始入州境輒格督府令罷材官募州
兵旣而倖長沙貳河間其嚴出入壹如居部主筦庫
其操法壹如視漕卽循資遞遷所部未之奇也安陽
郭公居太宰選部請以河間守柳州公曰程郎守固
當胡爲乎西鄙及公釋部事僅得戶部員外郎服除
官如故有頃進貴州司郎中司主餉薊門其嚴出入
操法亦如嚮者會諸郎與諸曹爭朝列主漢陽諸曹

由此目攝漢陽未之奇也執政方攝吏部瓊州守數
敗州人抵吏部願乞一良二千石振之攝公謂諸曹
無如程郎乃補瓊州守選部則又以程郎未始有子
何置之海外而南爲尋徙漢陽余適填楚且得代疏
略曰臣習漢陽守金廉直乃今置之漢陽漢陽都江
漢間葺爾不及一大縣金可臥而治矣承天守先
帝湯沐其重什倍漢陽乃今虛無人請徙金守便是
時余疏七事悉納之攝公方出劉御史補承天議坐
格所部輒以此覘上指謂當事者不急漢陽漢陽
沈沈其嚴出入操法如故頃之上計吏部將以鹽筴

授漢陽余謂所知者曰公不識漢陽邪奈何予鹽筴所知者告曰漢陽信賢然老矣余曰否否公直以其多鬚且斑白邪漢陽旣倦遊計畢輒納繻闕下改南轅而東余宣言曰相公楚人奈何令楚中失一廉吏旣問而知其爲漢陽也屬吏部易繻而趣之漢陽余遺漢陽書公行所部尋上漢陽考卽公溥二千石獨不爲若翁若母博金耕地下乎及漢陽上程書所部置他郡後而郡中獨余一疏格不中覃恩他郡業已被恩漢陽不無怏怏會肺病作輒投劾歸 上知其不可留予致仕其年五十八耳始漢陽籍請生未及

壯卒之得謝未及者先後並以老耨此延陵相者之屬也藉第令老公孫弘馮唐何稱焉漢陽父業中微至煩質劑兄鈺倜儻自負宜不易從漢陽頗善事兄卒化而循禮弟早夭其孤寡悉仰給漢陽中年畜兄季子爲後婦子具在食指益繁以故歲奉多不供久而滋甚客至輒典笥衣供具笥屢空客聞之相戒勿過嘗從所親明米價所記之漢陽慨然曰旦日誠絕糧然終不以其故受外來餉所親或交以筐雖束帛報必相當旣自漢陽歸惟是先人之四壁在伯兄業已卽世諸兄弟子駸駸貧漢陽旣困自支復苦晴兒

弟子不給至其嚴出入操法愈益斤斤履不及縣簿之門車不及城府歲課二蒼頭各治五畝時至輒從田陵躬督之歲費種種有差息僅當一緡有半里人笑曰漢陽薄二千石而弊弊焉力二五畝鍾之田何倒置也余聞之曰客言過矣王者天民民天食家食而自食其力庶幾不倍天民息勿論也漢陽與人抵掌論事析是非若秋毫難者百端無兩可卽杯酒細事必盡其辭少長執宰夫刀以軍法行酒不少貸坐客避席曰異日者公爲政固若此邪漢陽笑曰使金得當一方如此酒矣每從諸鄉大夫飲卽難甚必筭

燈夜歸余謂之曰漢陽倔彊海內無兩終不聽顧鄉
曲之譽日益起而郡守相則以鄉射賓漢陽人言

天子既幸辟雍令郡國皆得以秩節養老是冬十月
漢陽始者月之下丁與懸弧會郡大夫方代 天子

饋醕爲壽漢陽漢陽樂矣余從諸鄉大夫後觴漢陽
鄉大夫曰富貴而歸故鄉則古人侘之矣夫士或修
之鄉黨壞之市朝或伸節于市朝而情行于鄉黨兩
者亦猶乎乞墦掩耳之類也富貴何爲顧外之可以
築市朝內之不可以蒙鄉黨比于稅駕其孰如漢陽
貧至其攻苦而甘之終不以奇節自見其在宗族鄉

黨亦胥積久而彰觀其深則有恥不辱者其人也彼其取節焉者抑或浮慕其硜硜淺之乎觀漢陽矣古有惇史鄉大夫職之司馬知漢陽深是在司馬不佞敬諾

湖廣鄖陽知府葉公逢春墓志銘

孫績

余童時見葉後臯先生手明經行卷一口不絕稱奇
衆亦稱奇脫其前池今葉公諱也後四歲公試諸生
高等或傳其文至南都與數卷俱先公隱其名示余
余獨深服公是歲爲嘉靖戊午公試浙江中式也明
年試禮部不第退而發憤文日以愈奇間爲古序記
雜體皆有詣乙丑之禮部試余在京部每過公必出
文觀焉或相遇則爲余誦之莽莽多恣肆獨以已選
又更奇是歲舉進士除寧國推官務文自如時特進
諸生誨之其政好持大槩豪犯者力致之法不貸威

行他郡然鉅族多不便隆慶戊辰遷撫州通判戚少
齋喜進諸生如故今湯禮部顯祖在諸生中未有聞
也公獨異之湯生名由此起辛未會有薦公文似華
州者執政奇之擢都水主事是時萬安朱公爲尚書
獨以文重公有操觚必以屬公章奏不論也郎署少
事爲文益力名益起篇章播于縉紳間凡文略皆讓
公先登或一役而辭魚麗進皆出公手其文以太史
公爲宗思速或立豎子卽投然不甚爲詩在寧國時
又講新建之學及爲郎集諸講學者月爲會皆一時
知名士也萬曆甲戌遷管繕員外郎母艱歸丙子復

除虞衡尋晉都水郎中久官數年且文且講學戊寅
出爲廬州知府與其佐不相能赫蹠競出因門傷滿
歲從下遷令壬午徙鄖陽復與佐忤漢水大溢漂民
居出倉粟數萬石賑之已發乃報時至鄖方月餘拊
庠廩廩苦矣乃與忤者猶生異議未幾遷後臯公憂
歸逾年遂中劾丙戌報罷公居官少醜籍又不屑下
人好爭是非守廬州時適他郡使者有所按廬州不
會公公卽大怒面盛訶詆之他如此等甚衆以故所
至輒齟齬諸工部曰葉叔仁素負氣又長筆扎意不
快尺牘輒發當竟以此躓矣果然惜哉家居不廢書

然不若曩時矻矻嘗與余觀新建公贛州手牘謂余曰彼方宦未忘能心故精作莊子解下闕謝客數月鄉人猶皆以好書目公張司寇嘗謂曰公殆有書癖性坦率不刻意家人作業售田宅者或詭其直不遇也寡合家不延客人招亦不往官府非時不見自諸生已然迄不改公諱逢春字叔仁欲矯性以和齋自號父後舉公選戊戌進士工部郎中有文名母羅氏封宜人祖父半軒公景賢常應舉不第精易學其系出宋觀文殿學士葉夢得宋文章家所謂石林葉氏者也公文所在爲集不十餘種行於世他藏家者尚

多公生嘉靖壬辰正月十四日卒萬曆己丑八月三日得年五十有八

德安府同知羅先生性傳

楊士奇

羅先生名性字子理以字行羅故泰和儒家宋有爲
盧溝主簿曰伯壽嘗封股和藥起親疾縣表其所居
坊曰旌孝者先生曾伯祖也曾祖伯霖祖見可父穀
禎先生少孤貧自奮於學苦志畢力博記精思夙夜
不懈既冠遭元季兵亂走避巖谷崎嶇困窮未嘗廢
書卷性耿介一言一行必端不與俗人接雖至戚或
涉邪行輒絕之然口未嘗言海桑先生陳心吾嘗稱
先生及楊子淵有冰玉之操洪武初詔郡縣立學御
史劉昭先知縣采譽望聘先生及子淵鄧彥高三人

為之師時號楊羅鄧四年中鄉貢進士明年赴春官
勅免會試授德安府同知先是有寇號精李萬戶者
以衆入府治劫殺郡守以下掠庫藏官捕其衆悉就
戮獨精李逸去久不獲詔捕益急踪跡所過宿逮繫
數百人諸邑騷然先生初下車民有負一囊詣府言
精李實死矣此其遺骸也問死幾何時矣曰一歲曰
始死時曷為不言又驗其鬚髮皆在而皓然白也曰
精李年未四十此安得是耶召而逐之悉出所繫數
百人諭之曰 朝廷但欲得精李耳精李旦出卽汝
等暮皆寧家何為不自愛體膚乃甘受楚毒而庇一

賊耶能從吾言今與汝等期十日獲賊卽汝皆良民
衆叩頭曰府公欲生我敢不盡死力乃悉縱之七月
生縛槽李至庭下民皆以獲賊勞而遺之命下賦民
鐵造軍器時兵亂初定商旅未通郡民猝無所辦先
生居第後治蔬圃得窖鐵萬餘斤民爭趨求售同官
亦勸以售民先生曰固天以濟民豈爲我也悉以代
民充賦有餘皆入官庫銖兩不私焉其水藥之操愈
厲而郵民之心寢食不忘爲政以寬恕爲本惟賦吏
無所假應城縣吏劉仁盜官麥事覺府逮治之仁懼
逃匿會按察僉事朱逢吉過德安仁出誣告先生他

事將就鞫湖廣叅政陶凱吳雲按察副使劉某聞之
馳召逢吉還謂吉曰君不知德安有羅同知耶廿七
府之賢守裁三人其可以枉忠賢哉岳州馬知府沔
陽彭知府及先生三人逢吉卒白其誣而正仁盜麥
之罪在郡四年闕知府皆先生總之秩滿詣京師坐
摠用棗木染軍衣爲陳寧所劾謫戍西安行橐無數
百錢怡然就役不以得失置意旣至西安之達官貴
人皆敬禮之而安於處賤未嘗一毫干人郡諸生從
之受經後多舉進士去是時四方老師碩儒在西安
者數十人吳中鄒奕獨曰合吾輩所讀書庶幾羅先

生之半蓋先生學甚博爲文章切深詩古體宗漢魏
近體宗盛唐書法鍾元常年及七十卒士奇少孤五
歲先生取而教育之有父道焉明年宮德安又挈以
行又三年先生有陝西之役屢遺書督其學又廿年
而捐館當是時所以誨不肖者雖不能盡記而爲道
之大要不敢忘也恒竊私念先生所以修請躬施諸
人者皆當追配古人而今之人知之者寡矣謹述其
槩爲傳手錄一通以寄其子賓畿蓋又欲其子若孫
皆圖不辱云

湖廣辰州府同知劉叔恣傳

劉叔恣廬陵人博學有文外和易而內廉介初為沅陵知縣以愛民為務致勤緩撫縣介溪峒先是民多困徭役窳山谷叔恣至計其丁貲而役之加以撫綏民悅流徙者悉歸復業有爭訟不治以法為開諭再三心服而後遣之官市物於民未嘗急索民得從容應命而免於價涌之患陞北京行部員外郎時置行部未久且兵饑相仍之後庶務叢脞而工曹尤甚凡中外造作材物率取具為董作役者皆中官氣勢不可近六曹官往往被筭繁叔恣以廉勤獨見禮於事

或叔恣言不可輒已召修永樂大典爲副總裁其去
沅陵六年矣沅陵民累累陳乞還叔恣遂陞辰州府
同知一州七邑之民得叔恣如得父母及建北京宮
殿率郡民就役永樂十八年十月卒於北京郡民在
役者皆悲慕之具殮祭役滿而歸相率載其喪葬辰
州叔恣存心厚臨事果處人誠居官蓋多惠政云

湖廣鄖陽府同知周君子恭慕志銘 羅洪先

聖人之道雖至近學者苟非忘已而無累於外固不可以造其微而質弗美志弗切不能學也美且切矣其時力不足亦無以幾動忍增益之功故學可精而不可期道可求而不可能此朝聞所以難而聖人之不數見復何疑也始余與七泉周君師谷平李先生先生之旨統括包並不涉蹊徑以俟人之契悟君處二三子中獨以爲名節不立不可以範俗也於是取所聞以自重其身又數年出而友四方之賢增其所未高則又以爲議論不一不可以決趨也於是持所

見以自居其學已而爲郡政譽大起則又以爲內外
不違不可以適時也於是據所行以自信其心信吾
心以行之其於爲郡也亦何異於天下視天下事若
無不可爲者將出而小試而身病矣數月謂余曰吾
今乃欲模未能除靜機未嘗入也吾幾不免罔生嗚
呼今之才能如君者幾何人卽有之固不能自致於
道卽嚮道稍信所行必不能一旦自見其短以爲悔
恨使不卽死得踐言必且屢變以求其是不止於
此也明矣然竟死也豈非大可悲哉或人因君卒咸
疑聖道至大曾弗若一行易完也解之曰僅僅食力

者細民也如爲朱頰必收效遠而失美多固孔門取
狂遺意也此正可以觀君君姓周名子恭字欽之幼
有異質觸目而心解聞言而機生能超忽於衆之所
難而脫落於人之所執喜於用奇而恥於持下爲文
酷似其人有司駭之竟不第然名駁駁滿江右以增
廣生舉嘉靖辛卯歲貢第一歲貢故不以增廣生實
自君始明年卒業大學後連試有司又不第辛丑授
湖廣永州府通判至官廉儉逾備生嘗奉父戒菴公
母黃孺人行肉食或不繼卽行縣蔬食蒞事事已嘿
坐或走學官說諸生經義其他行罷建措一就已意

大率在慈惠省約人稱爲周佛子署居江華主治盜賊多瘴君數數往久之得羣盜出沒道路與攻守之宜躬躡屨入徑洞撫諭廖道堅等粵感泣聽命嘗以策干當道當道信之卒殲九疑郡盜魁鄭大義等數百人道州蔣居鄉哨守疎遠增靖邊營戍將屯兵調發有紀楚大饑臺省遣餼萬金君執不可比再至移通郡在官之食以應分投其直纔六十金上不逞令下不病農人服其敏檢郴州廩藏上議易陳化滯可省歲覈文治僧訟當沒貲請市田增祀濂溪食其裔孫之貧者君之行於郡多此類也居五年當道上治

狀越次擢德安府同知治如州歲餘以戒菴喪歸當
道廉之給喪費免喪至京師公卿以下聞其來爭相
引重欲留內例不可補郟陽府同知未上丁黃孺人
憂禫而病明年癸丑卒于家年纔四十有八君旣廉
儉賻而後能喪

俞長沙允傳

林大春

明興二十有七載 天子臨軒策士得張信而下百
人有俞允者字嘉言松江華亭人也官拜楚府紀善
改魯山令尋遷禮部主事奉命使楚坐遲報失期謫
判長沙故今稱長沙公云初長沙公少時爲人疏節
倜儻不羈然能力耕以事其父父性樂施予嘗與道
者俱一日有道人者羽衣策杖而過之因止宿焉父
命侍食佈以美器道人輒隕其一公殊不爲意過之
如禮明日道人者出遇少年行博於市旋博得一器
以歸其器絕類昨隕者曰器固無恙如是蓋道人業

已預知有此姑以試公耳乃公固不爲動而少年者輒恚憤益急與博徒十數輩求博道人道人每與之博必得奇勝於是少年窘甚不敢鬪咸竊驚異之公因笑而問曰而技可學乎曰子有奇氣異時當奉太對爲 天子命吏是不足學也遂別去公悟乃始振節爲儒補博士弟子是時江南甫定經學失傳公獨得三傳於蠹簡中玩味久之欣然有得乃以春秋舉畿內高第至是果舉進士歷前官如道人指其後之長沙貶所未至會道病暴卒已而復甦先是公病既革以易簀待襯于沙門七日矣忽有醫者負藥而至

或戲之曰寺有死者可復生否曰可入取青囊一粒
納公口中有頃得嘔數聲竟起不死於是家人大喜
競以金帛酬醫醫無所受詢其姓名亦不答也第二云
長沙有白鶴大仙廟蓋往修之俄失所在衆皆駭然
然後知其爲白鶴仙神也而或以問公公始爲言曷
昔事謂我實神遊其地而未嘗往也往而復還而未
嘗生也其靜定如此及至官訪之果得白鶴廟重建
焉居七年以壽終後六世孫汝爲者復以毛詩舉隆
慶辛未進士假守潮州爲予道其事林子曰余少客
吳越間嘗聞吳中人士往往談長沙公始終遇仙事

私心異之及得其孫貳守公所爲事狀始知公蓋備
而自託於仙者其於死生之際視若夢幻亦可謂有
守能不亂者矣而論者又謂圯上之遇濟北之祠卒
成帝師以光輔有漢而公官不過爲郎位不過別駕
以爲公憾不知公於死生能齊矣彼區區得喪何物
者且以賈生之賢尤不免于長沙之悲而公乃不聞
其有幽憤之辭投湘平古之賦其視賈生處此似爲
過之由此觀之其迄于今以有胤嗣也宜哉

長沙通判陳公銅傳

顧璘

公名銅字堅遠南京人也其先本建安人安化節
度公申之實丞相秀因公升之之弟有子澤以言青
苗貶明州遂籍焉郵人國初有名稱始以醫徵籍太
醫院家南京子某實公父也醫有奇効京師語曰陳
君劑何待二生公穎異太醫公曰兒學醫當復人神
公不愛學醫獨愛讀儒書族伯郁憲公濂勸太醫公
乃遣之從儒師余克明授詩經遂舉成化乙酉鄉試
舉進士不第授黔陽知縣公性豈弟治事通大體初
至縣稽民丁稅多寡均定徭役招復流離闕田數

于訟給無業之民置養濟院衣食無告積義倉粟俾
民不怵荒歲省刑抑訟杜吏爲奸居一年庭無煩冤
野無凍餒公曰民可教矣乃置社學修孔子廟興孝
弟禮義之教楚俗居喪擊鼓夷歌乃諭歌古哀詞民
知嚮風者語子弟曰微陳公汝其終于夷乎公曰
民可役矣沅湘二江合流縣城下數決壞民居公作
小舟數十艘募民采石甃堤自南門抵西門亘千丈
水乃不溢縣南山間有三里厓路狹甚石堅不可鑿
辰沅諸路軍往戍靖州夜每墮崖下死公督郵兵積
薪烈之淬以醪醴拓廣其路丈許外繚以索行者不

害掘地得古義士張捍碑及宋令僥敏學寶山書院
碑乃建書院於赤寶山下祀二公於後寢將圖新縣
治忽大水漂木數百至乃底績又建面山草堂休沐
讀書其中以考得失凡興作民如子來知以佚道使
也公病民憂惶禱神雖老羸者亦拜稽竟日曰願以
餘年報公病愈遇市婦女子望之皆曰公貌得無少
損邪鄰縣徭夷與民爭田不決監司檄公往公開譬
切至咸踴躍服與公出山嘗過他縣道旁小兒黏雀
爲嬉問知公名兒相顧曰公必惡我等戕物命悉縱
雀去官滿嘗代民上狀乞留監司不許公行駕小舟

送於江者數百里爭獻蔬菓公品取少許還之殺羊豕設祖道禮成頌惠無不攀泣歸爲立生祠豎去思碑曰以無忘仁人於世世拜長沙通判察吏民所苦苛禮冗費悉刊除之決疑獄出寃民民祠于家監修吉王府程工節用倍省其費王嘉公忠廉屢賜金帛皆謝不受議復岳麓書院初渡江有僧來迎公曰安知迎子僧曰夕夢緋衣使君來訪書院故址是以來公喜搗砌得故甃識曰陳某造適同公名益大喜乃白吉王得故殿材成之祀晦庵南軒二公於中弘治丙辰奔繼母喪歸得疾卒長沙人聞之無不泣下乃

請諸監司從祀於岳麓書院公居長沙黔人歲遣子
第一人來問安卒之數月鄉人過黔者云公卒黔人
痛哭罷市後邑令以春秋祠山川後一日祀公於祠
歲爲常至今長沙與黔人來南京者多就其家乞公
像拜哭之公弟鏡官亦終武昌通判以廉謹聞子四
長沂官翰林侍講文學行誼並有聞論曰人嘗言叔
世民誕不可率以德一切刻深爲治何其薄哉通判
公循循守道遲久化行而漸於匹夫匹婦之心要不
可以智襲廟食百世有以也士大夫學道致身與卓
茂侯魯中牟並傳盛矣何必高位哉

丁別駕旦傳

澹園集

余師天臺耿先生督學南畿以正學風士類其文行
異等者不以夷之儔伍中命有司以禮敦聘入試時
楊君希淳詹君應麟郭君忠信王君敬臣輩不過五
六人貴池丁君旦其一也君字惟寅別號海陽父黜
母王生子五人季爲君生而穎異氣骨朗峻音吐如
鐘響亂中動應繩墨斬不可犯而事父兄則雍雍如
也怡怡如也惟謹少長昕夕承兩老人懽婚嫁喪葬
一切倚辦焉孝友之聲譁於一時間鄉先正李古源
有賢行爲啓以贊終身師事之尊師於鄒東廓王龍

溪錢緒山歐陽南野諸先生所聞益淵博遠近之士
負笈從遊者不可縷數君一以師友所講繹轉相授
受大江以南蓋靡不知丁先生者監司守令屢相接
於戶君談學論政隨機以應至孝子貞婦沈於下里
者力請表章之小民冤抑不能自白語次間爲伸理
不令其知也間有知而懷金謝者斥去之甚衆隆慶
改元詔舉恩貢當屬君君輒避於姑孰以免久之當
歲貢上矣復讓之徐宗梓而以身後之其恬於進取
類此君雖貧士而扶顛振乏每傾困不恤如殯逆旅
劉生及銅陵吳生其著者也歲壬午始以明經授湖

廣衛州府別駕君不以一官自菲薄佐其守興義倉
修社學諸剔敝釐奸者甚具亡何督儲之會城監武
棘業勞瘁甚而又冒風雪省天臺師於黃安山中苦
寒疾抵任而卒得年六十有四貧無以殮衛人甚悲
之君學於洙泗濂洛以下鮮所不窺薄神情妙傳獨
得之東越與西楚爲多居恒手不去丹墨燕間之尋
動必成書其邇源模範不怠羹牆曰思師錄溫國旣
老同氣彌敦曰恭友錄政有三要語具箴規曰名相
行略臺省寶鑑守令寶鑑諸論學雜著詩文藏於家
者又數十卷嘗作逐虎文虎屏跡作禱雨文雨立澍

作驅山鬼賦鬼嘯聲遂絕此有貴於文者詞藻可無
論已君氣岸絕出有不可干之勢而禮讓則如慢如
僞退然不敢先見義如貴育之不可奪而處父師間
然如一無能解之人談玄析義霏玉灑灑而行事縝
密一無可指議所稱鄉先正歿而可祭於社者君是
也子紹轅紹軾紹輅紹輒紹軾舉進士爲翰林檢討
收拾遺文略無放失而謂余素與君善屬爲傳嗚呼
君於是爲有子矣

永州府推官郭公淮傳

郭一鶚

永州司理府君諱淮字達遠東泉其別號云府君性
端恪淳謹恥問家人生產長善繼封翁省齋之志遭
家多艱銳意制業植一時文藻弱冠廩食郡庠十年
中式弘治辛酉榜闈中座師初奇府君首二場卷欲
以解首畀之已主試者聞至策場力稍衰乃中二十
八名明年上春官卽又中乙榜第一謁選人得四川
忠州學正約士以行誼爲先遇士之無家者壯而無
室者多捐俸助給遂用是大得州士懽心士信愛之
已擢延平司理無何視篆南平將樂兩邑清查帑藏

之餘出以倡修李延平先生祠南劍人士翕然歸崇正學之化且服府君冰玉操持僉謂庭有懸魚之風已服闋補永州司理當道廉知府君明慎用刑無留滯大湖以南事更數十年不決者悉命府君一訊盡得情狀府君多所平反不務爲深文苛求凡列郡經訊斷者自以爲不寃卽如東安邑中有江湖劇盜名一枝梅者以劫人定畫梅而識之示人不測不敢捕也府君業嚴督捕役獲在獄不踰時一枝梅又犯劫它邑被劫者以聞府君亟索在獄者視之三卡囊頭如故也府君退而潛思曰異哉斯盜乎胡然身在禁

內畫梅以驚恐人又在邑外意必掌禁人潛得盜賄
密約盜黨乃索一枝梅爲戎首可以行劫分子可以
激人告圖脫先罪若計東安寧得有兩刷盜兩畫梅
者因以熒惑訊盜者耳目其巧爲盜而自脫固爾立
取禁人與盜兩嚴詰之如府君意指府君遂重辟盜
并辟禁人咸服其辜聲聞上楚上楚至今以爲司理
公神明之照云祝篆那陽那僻在山谷中有巨蛇卽
柳子所稱白質黑文者歲出爲山氓害甚則日嚼數
十人人惴恐不啻如南山之猛虎府君爲文躬祝山
鄉廟神明日巨蛇數頭無故斃山麓山氓歸德府君

精誠格神乃獲免于搏噬之害理永四載當事者薦
牘無歲不下府君心念大安人春秋高更念有弟潮
州公樂至公方宦達于時盛滿造物所忌遂力請當
道終養不俟報而拂袖歸矣歸舍十年乃卽世顯督
先贈大尹府君子學而息產一以聽之豐孺人與子
雨山公每置酒高會鄉族一遜潮州公侃侃明發府
君終宴席不出一語在座惟聞欠伸之息靡弗以長
者推之阻卜有後裔彌昌焉問嘗閱府君手澤所遺
從宦邸貽書潮州公談創居一事輒曰與沒民剝脂
以自潤寧霜宿露處之爲安其介特恬靜類如此晚

歲令兩山公創別墅湖頭採名花卉徧植其中暇則
與諸昆季酣飲洽和分韻賦詩徜徉有餘適也子弟
間侍府君坐必述古人忠厚事規勉之終其身人無
閒言

知州樊繼傳

陳 鎬

樊繼字景昭河容人由邑庠生升太學起家學職正
統改元用少師東里楊先生薦爲興國州知州下車
卽訓民以綱常之道擇其從違而勸懲之喪祭諸禮
悉依文公所定不用浮圖未三年民化翁然庵觀寺
院私翊者悉掣去驅其男女歸俗州治環水春夏爲
民病率民築堤以障之傍植蒲柳中構橋亭以便憩
息民因名其堤曰樊公堤立碑志焉州有虎患禱于
神數日兩虎自鬪死其他善政尤多廉介公平始終
一致居七年引老致仕去之日州民耆幼男婦送者

數千人莫不垂涕爲立去思碑

八

九

知州王勳傳

郭朴

王勳湯陰人少爲諸生納粟入太學銓授涑水知縣
慈於撫字明於聽斷衆稱其才正德初宦官用事有
歸葬其親者有旨令衆閹會葬所遇州縣競事奢媚
勳恐厲民止備牲醴數事逆瑾聞之忿怒欲立加顯
禍時閹人有家於涑水者屢以勳清廉爲解瑾俾選
枝入縣署覘之室中蕭然惟衣帶掛壁婦于紡績爾
瑾始信其廉猶以肉帛勳分給里甲一無所留詭言
曰令衆感劉之惠也時優伶有進戲 御前者一鬼
躍舞於途諸達官過之鬼恬不畏忽傳呼王勳來鬼

亟趨避之問何故鬼曰官不要錢神鬼皆怕由是勲廉名徹於內廷矣特蒙旌獎且令吏部移文爲天下諸官式擢知汾州勲堅持廉操終始如一無何去官歸來躬耕食力不履城市幾三十年始卒崔文敏公嘗謂朴曰王汾州之廉介苦節不可及也向者面語云兄若終於予前當爲兄作傳崔舊贈勲詩曰地僻雲遮屋臺高月作鄰昔爲強項令今愧折腰人勤力畦中菜生涯壘上耘明廷知己少誰復問沉淪惜崔沒先勲二年也予嘗著三士歎蓋述勲廉介有士行云太守剛者流質樸俗頑俗終歲衣布袍朝夕飯脫

粟抗厲觸權貴惠澤洽鰥獨歸來耕石田蕭然一茅
屋崔史今已亡誰哉剛高爾

知州彭石屋贊傳

王時槐

彭簪字世望安福人正德丁卯舉于鄉爲衡山令十年多惠政民生祠之移倅常州爲政務大體不事表暴善唐荆川順之攝篆宜興邗例供百金或以爲病後來者簪曰後令賢必不予非不然吾亦安能以其身預爲不賢者地邑民因事至庭輒諭以孝弟忠信已又取聖諭加註釋及先正教民語總爲諭俗要略遍布市村令家曉而人習之擢知靖州一月拂袖還石屋稱石屋山人邑學上大夫郡縣長吏部使者莫不願結一日之歡至相謂曰有不造石屋山人不爲

俊夫也以是長者之車日交于道羅大史念菴數數
乘筇輿訪山中符第以田家茅粥糲飯爲供其僮僕
或私語謂貴客不宜爾公笑曰貴客乃以求鮓腹來
耶築玩易草堂及臥雲亭于石屋之上東席鄒先生
特築行窩聯就草堂時時引入石屋中劇談移日崖
壁處處置盃興到取酒就酌爲小大瘦樽令客自占
量因以授之樽罄則止亭傍鑿小沼深淺各半魚輕
重繫小牌識之客至驅魚淺水視浮牌惟意所欲取
賓客至者莫不盡其惻款鄉族糾紛得公一言立解
山居十二年石忽隕自爲傳誌祭文邀同志入別答

張御史鰲山書謂予今日歸矣乃沐浴見廟端坐而
逝念菴先生哀之曰吾始於衡嶽志見其探奇抉幽
囊印以遊以爲曠達之儔也已而聞其慕義捐勞買
棺以逝以爲剛狷之士也已而聞了巖之義讀志歸
之簡瞻其容雍雍耳聽其言洩洩耳貞而不矯達而
不肆則昔之知公者未也先生所以許公者蓋不淺
哉

湖廣沔陽州知州楊公茂清墓碑銘 張時微

楊公名茂清字志澄別號芝山世爲鄞人至栖芸先生者公會祖也諱九疇贈吏部左侍郎隱居教授不蹈非禮人以太丘叔度稱之博涉墳典刻厲於詩寔啓楊氏文獻之傳栖芸生三子長諱自慙號梅讀亦贈吏部左侍郎嘗爲泉州司理以資祿養非其好也亦善詞賦與父競爽名聞海上而栖芸梅讀二集至今並傳於世云梅讀生三子長守陳禮部尚書號鏡川欽守陞南京吏部尚書號碧川初兄弟自相師友繼取高第流聲執林嘗對掌兩京翰林時未之有也

碧川公初娶金夫人不子復娶於鍾年四十五而芝
山公生方在襁褓端默雍容家長老已逆意其非凡
矣稍長步履應對儼若老成既十年而碧川公縮符
南翰攜家以從公學書課誦漸露其奇已而出就外
傳其所從執經師僉以偉特期之已而爲郡學生已
又以碧川公廢爲太學生曹耦推譽顧屢試不第先
喪金夫人繼喪碧川公及鍾宜人泣血悲慟喪事靡
所憾乙亥需次銓部授南京鴻臚寺司賓署丞時大
鴻臚劉公乾以公謙恭雅度兼有文章大異流輩對
人輒譽不容口曰此唐裴李宋范韓之後也孰謂任

子無奇哉在散職者凡九年茹疏服敝以寡約自持
視貴遊公子崇奢侈奉箴如也秩滿考績陞直隸貴
池知縣池濱大江使傳往來如織民好訟難治公
乃因土俗相時宜廉民情稽故牒去所不便而與其
所便朞月之內上信下服俗用以熙有古循良之風
焉于時涇縣有王瓚者通青陽富室周鑑金而欲陷
之預構一丐婦蓄之鑑至索金輒殺婦誣鑑訊者以
鑑富爲嫌莫之白也御史以事下郡郡檄公往按閱
其獄詞曰知兄何不指近而以五十里外麻客乎瓚
旣被毆暈地又何能辨麻客姓名以之爲証乎又云

其妻伏瓚背護瓚又何能毆及胃腸死乎已乃訊証人稍稍吐實詰旦至屍所益審居民則瓚門有溝溝布朽椽爲橋陽出婦與鑑爭墮橋而死瓚乃語塞而鑑得免石埭楊翁生二子長子之子標次子死而婦與僕姦翁逐之僕復潛至其家翁不直斥爲姦也而以盜撲殺之時標往青陽爲親故壽僕家謂標寔殺之也而翁則訴已當伏辜當道不聽竟以坐標翁屢以訴公密偵其事得之而當道亦以標富憚於平反公承檄則逮青陽與標酒者十餘人隔而訊之如出一口乃坐翁收贖而貸標後三年道經其家盡室男

女羅拜于道且攜一小兒告曰此標出禁所生也非公則楊氏斬矣又貴池王武業皮爲生嘗與劉廷璋爲伴一日廷璋懷假銀及首飾數事約武渡江貨皮武方缺食見廷璋至而喜其夕醉以烈酒殺而取其貨與其妻舁而沉之江其情頗昧公廉得之妻當從坐公乃釋妻而坐武曰吾憐其二子方在襁褓耳銅陵胡生弘緒者韓太守試冠諸生有一家奴挈妻子而逃弘緒訴媒氏之匿之也蹤跡所在相與執縛之其奴先是病矣比送獄當夕身死其家亟陳于官而客戶江西人其同籍也紛至爲証御史按部訴之輒

以下公公覆訊之曰所謂鎖縛者實以送縣非私家也況奴先有病乎遂原胡生會科試且迫風夜以獄牒上胡生遂得不坐而中應天鄉試其辨寃釋滯多類此也由是八鄉黎赤率從化導賢能懋著檄委無虛日在邑迄不煖於席時巡撫陳公鳳梧書其考曰讀書守分足徵家學節用愛人不愧此心巡按葉君鏗曰行已克敦古道治民無愧循良交薦於朝歷任六載旌舉凡十數甲午陞山東沂州知州諸部使者聞之難曰豈有美如貴池而與之億惡地者哉去之日蕭蕭圖畫敗橐數事士大夫灑泣祖帳庶民聯袂

扶杖擁道遮留曰柰何奪我父母也乙未至沂沂故
齊之瘠壤也濱海沮洳十歲九歉逋負公賦動以萬
計鑿山煮海萑蒲之盜武相望也前政因循敗者踵
接公撫字多方徵斂有法積負漸輸民以寧居凡一
年而才更沔陽道出費池父老商旅逆之江滸摩
肩踵履翼舟輿而趨曰何幸復見吾父母乎至有掩
袂泣下者時郡丞李喬木在縣曰是不有新令乎而
鼓舞於舊令若是孰將邀之孰將遇之乃知昔人去
後之思墮碑之淚非虛語也丙申至沔卽其所以治
池與沂者參而布之而治行炳然於全楚矣比三載

考績思贈鍾氏爲宜人當是時賢聲益懋顯權且至
公乃嘆曰夫仕凡以爲親也生則致其養沒則榮其
號非以章綬私其身也今母氏已被國恩吾何求哉
且白首而殉祿貪人所以自阱也知止而免辱哲士
所以全身也吾其休乎乃力請於當道引年以歸其
歸也緝祖父之墓敦宗誼飭家教課子姓於戶外事
一無所問與鄉老南江戴公輩爲耆英會嘯詠風月
白首龐眉步履矯捷望之若仙每監司行部及郡邑
長吏無不折節賓禮春秋飲鄉率尊之爲賓蓋藉以

屬俗也嘉靖丙寅忽嬰末疾以十一月卒
距其生成化庚子五月享年八十有七

寧鄉縣知縣陳芹傳

陳芹字子野景泰中隸籍羽林前衛家金陵自幼穎秀過人十歲能賦小詩領嘉靖甲午鄉試屢上春官不第乃往來天台攝山之間日與黃冠緇衣爲方外遊壬戌乃就選教諭崇仁陞尹奉新調寧鄉非其好也三上書求歸歸而絕意世事起遠笛閣五柳齋於秦淮水上日與儕輩臨流觴咏居家十五年未嘗履公庭及談時政所著有子野集鳳泉堂稿忠孝說義行於世郡守姚汝循嘗評其詩清婉幽澹有陶韋王孟風度書小楷則鍾太傅入室弟子畫則長於寫生

而於竹特妙在本朝當是王孟端後一人人以爲確

論

江陵知縣朱公誦墓志銘

崔 鏡

嘉靖甲申冬予罷南祭酒北歸過寶應訪予友叅政
朱君升之暨其弟文學拱之于湖濱二君衰經出稽
顙哭曰不肖喪父銃與相持哭明日二君造舟次出
一編曰不肖孤應登應辰惟所不朽先君者先生是
圖予還郡又四年乃次二君所叙述者系以銘朱公
諱訥字存仁楊之寶應人高祖八三公勝國亂時以
雄富居西村宗姻避難者咸附之曾大父彥明大父
宗泰父璿皆不仕然負行能公幼而詰靈十歲能詩
正統間民渾朴不好仕宦公年十三父令坐肆治賈

一歲間市買金品俱不習父怒曰爾日何爲公口第
誦書爾父曰能日記千言乃許歷試之果然聽爲第
子員期年父沒公獨與母居成化丁酉舉鄉試六上
春官不利乃就選得知鄞縣縣一歲中一切供應費
萬金郡太守姜昂自訂會籍削十費之七置郡庭公
固請下籍于縣行之歲終會乃又省三之一姜曰小
官府怨不避難能也倭夷來朝實利與中國關市守
臣怪倭久留鄞趨有司牽海舶行倭操短兵譟呼出
殺牽夫數人死公馳騎入其曹語譯者以楫福約三
日出關倭乃定增修錢湖七堰水不暴田歲則豐不

負稅糧是時鄴貴人掌銓善作威僮奴百人從恣刻
害鄉里官多曲承公搏抑之竟被擠改調長楊長楊
三里之邑公治民外彈琴賦詩怡然自得榮王就國
用蜀舟萬艘有司亟掠舟得百艘止公問左右夜中
何風曰來從東南公令馳赴巴陵索之三日報萬艘
完又奉臺檄入施夷壘解其積年讐殺監司賞其才
又得前治鄴狀交薦之改江陵江陵以下夫車馬爲
大費公詢知邑故用漢遒更法便窮詰主者出匿錢
萬緡并計若干錢每歲費若干乃寬其數計之果有
羨者以母憂去旣免喪遂不仕母嘗就養宦所後願

留寶應公每瞻望悲慕遇珍饌泣而不食寡妹貧亡
歸育之終身公生正統己巳十一月卒于嘉靖甲申
六月孫男三人曰藩曰夔曰莊公體道懷文嘗謂友
人曰文主揚道不限世代豈必專師馬遷詩欲近情
且兼唐聲豈必止范漢魏升之傳公與旨早與吳郡
顧璘徐禎卿倡古文于東南是時北部李夢陽武功
康海汝南何景明咸在朝廷大弘斯道六子者探古
發玄震耀宇內公既閑升之困忌口亦棄官歸拱之
及曰藩皆賦軼羣材日侍公坐補齋中談名理商榷
古事或扶公御小舫往來東谿田廬賦詩體物父倡

之子和而孫歌之銘曰位之不伸德則孔有既文其躬又遺爾後琿琿洋洋蔚平篇章具區之藪伊誰與京

廣濟令海屋姚君翼傳

茅坤

海屋君者予外父高郵州判官姚公旭之子而予婦之弟也君始生有爵入惟中久之君故名應爵已而改名翼字翔卿別號海屋君少多奇氣高郵公獲君晚故最愛君子於諸壻間以能文名故亦愛予屬子兩人爲兄弟交予與君少共師事唐一菴先生已而予釋褐後力攻古文辭間嘗從武進唐荆川公遊君亦復改事武進公當是時兩先生竝海內名流收召後學君皆師事而學之得其雋然君多廉隅所至持桀矧不失尺寸絕不與世俗相浮湛茲則君所獨稟

行輩或數目攝之而非必盡出於兩先生者君既謁
武進公亦稍稍爲入室弟子盡得其所折衷六藝以
來文章者之旨而君亦稍稍相馳驟頡頏起而肆焉
以焱豎而霆擊矣歸輒試高等稱爲高才生然獨數
奇省試者屢卒不第君亦厭去不復肄舉子業于官
尚書郎及按粵州按河朔時時來歸時時勸君赴公
車君不應郡縣大夫及他按節使君時時遣吏人招
之君且逃匿山谷間不出矣年四十九始及貢爲新
淦訓其訓新淦也不特世所稱習經校藝而已輒出
故所師事兩先生者砥諸生諸生翕然適于鄉李進

士樂出爲新淦令雅知君君復以師道抗顏其間兩
人深相結納聲籍甚君又別愛少所爲文章之腴者
數十萬言流布江以西諸州郡間江以西諸藩臬撫
按使者交口君故書君之最以聞 天子者屢且謂
君當備侍從不且爲國子博士矣已而無他授特徙
爲黃州府教授然府教授故無從司訓超擢者亦異
數也又未幾徙爲廣濟縣令方其訓新淦也以故通
判潘九思多鄉行當按故事沒則祀於鄉之社而潘
之子若孫第孱弱君抱牒以關說於李祠之鄉賢祠
而又別有盧生者高士也君復帥諸生躬候之而以

賓飲於學之宮當是時淦之人始知慕潘與盧而又
兩推令與訓爲名高及君之過廣濟也則又移故訓
新淦者奮袂其間聞縣行且屬審戶始入界未及抱
吏部牒輒檄召縣父老於庭而三舍之令各疏戶之
上中下之次以聞時縣父老亦以新令到出受約束
絕不知君所措注者爲審戶也故遂各以實聞君按
三舍所疏叅相覈以故甲乙若鱗次縣數負稅歲報
僅什之七君以縣貧竝習爲窳惰然亦以故時令所
爲征推者無法也於是按緩亟量月日而時入之而
稅亦卒以辦君又厭故所按里爲供張者歲千金而

羨竝罷去之縣之俗數以族屬相婚姻君下令曰除
故婚曾及產男若女者免科外餘不得違令違者竝
坐罪以差已而又聞布衣吳自守稍能服行古之禮
者也於是單車就其廬風勵百姓百姓大悅時吏人
無遺牘庭無留獄君數以垂午退食而臥故扇其舍
曰臥齋蓋倣漢汲長孺之遺也嘗是時君之聲滿楚
上諸州郡聞然君之氣多岸楚賢二千石若上海浦
公允哲名御史若豐城李公拭稔知君故數竝書君
之治與行以聞而他岸祝君者亦或陰以睚眦君楚
之賢士大夫若耿中丞公輩相與分庭抗禮爲莫逆

交徧爲聲稱諸公卿間而他相異同者亦或嗷嗷焉
郵君矣君於是亦勅宦遊卽上書免官去歸來乎苜
上僅傍南城屋數楹圖書數卷客或過之蕭然四壁
立時時脫故袍帶貰酒間或籍請文者之橐以投轄
爲歎耳甚矣君之家特以宦落也然而君之家雖落
其所好讀古先秦以來百氏之書不置間手錄左氏
春秋國語下逮漢魏晉宋齊梁陳周隋唐五代宋元
迄我朝之文而鐫評之凡若干卷而君之所自爲文
間亦尾焉署曰歷朝文選君又別錄武進公暨予所
爲文或稍中君旨者師友所自也於是并君所著爲

一編署曰師友淵源錄晚尤好易故題其讀書處曰
玩書齋嗚呼君之風槩若此抑可謂超曠不羣者已
其事父高郵公與母仰孺人以孝稱沒而寢苦枕塊
毀且骨立傾家葬之走千里請武進公文以銘其墓
其他冠婚及春秋烝嘗並綿葛古曲禮卽如諸陵忌
聞君解官後猶不忘青衣角帶昔入朝時高曾祖福
四親忌君亦如之嗟乎君躬古道類若此非漢獨行
之遺者與君忽一日前揖予曰予所故師事兩唐先
生守其教不衰君所稔知者今年且六十有九矣恐
一旦先君填溝壑不及今請一言以自遺於世能無

露零草莽已乎予嘉君之爲人又聞其言不覺嗚咽
索歎不自己輒爲撮其生平而傳之者如此 贊曰
師道之喪而學士之放辟滌溢者衆矣海屋君獨能
佩服兩先生之教以提其躬及官博士館縣印綬卒
之經術飾史業燦然聲施上章投劾燭然不滓詩曰
旣明且哲令聞不已其近之矣雖然君儻春秋高日
艾月烝衛武公年九十而不忘儆固在君衣帶間仲
尼不云乎吾見其進未見其止也善夫

興寧令陳公文墓志銘

嚴 誥

訥之姑之夫敬軒陳公諱文字汝同今之古人也父
曰知足翁封兵部郎中諱克讓娶於劉封安人側室
曰周曰章長子東麓公諱言仕至撫州知府周所出
也章孺人一夕夢吞斗間一星遂有娠以弘治丁未
十一月十一日生公而行居四公生而朗秀不凡知
足翁鍾愛焉既就傅卽儼然自持舉止不苟其所嬉
戲惟密書先聖賢名號日禮祀之而尤獨繪陶靖節
像佩焉同學姚生私購淫書其流輩竊玩轉相手錄
公奪而火之衆皆慙且大恚公曰吾恐壞人心術耳

郡倅桑滄齋公聞之語於知足翁曰此盛德事不謂
兒童能之也年十七游鄉校所相與論文講學者皆
一時豪雋而浮薄之徒則絕不與處學既自得文采
炳蔚部使者每試輒置高等旋食餼廩世宗登極
之初舉于鄉屢試南宮不第而章孺人冉冉老矣公
重違親志遂謁選得浙之永康縣令永康舞智難治
而公一以誠待之不事鈎距士民相孚不忍欺公道
通五省冠蓋相屬駟傳供億往往告匱公一切裁抑
縮費十四五民得安堵而過客則不使之矣有以毀
言告公公不為動曰吾寧解吾職耳何忍趨合於時

務以悅人而爲吾民病哉俗產女多溺不舉公嚴爲之禁活女甚衆巨寇湯民範烏合爲亂公挺身往諭之立散其黨疑獄淹久公悉爲剖決多所平反有干請者公據理執法一不阿徇竟以此爲權貴人所媒孽而調知湖廣之興寧徑獲出沒爲患公單騎禦之渠魁十餘人皆歸降號之曰新民歲大旱微服步禱於江濱諸邑不雨而興寧獨雨民喜相謂爲陳侯雨上官亦異之命建靈雨坊紀其事先是積穀教千悉發以濟民饑而民多賴焉故事率三十年一伐山木而巨商汪姓者欲賂公如往例公固却不許竟移文

禁之而民得不騷邑枕巖穴民被虎患公令民編竹
爲戶禦以藥弩虎逃出他境以去當路剡薦檄褒行
有崇陟而公忽浩然而歸民爲遮道攀轅泣留數日
始釋蓋公兩任其所自奉皆取諸其家而一不以煩
民其在興寧憫其地磽瘠卽俸金亦辭不受永康庫
吏饋金五十興寧巨室以金糴雜贈之皆以資公路
需公弗納也行李蕭然惟有圖書數卷而已興寧人
語曰須臺月雖好不若陳侯明楚江水雖深不若陳
侯清宦游十年田廬不益家居清約不異布素不輕
入官府不妄接賓客獨處一室澹然自守門以外事

不惟不預且不省問始公筮仕時人有勸公偵乞美
官者公曰將欲事君而先欺之非臣子之道況位以
幣得則名器濫而吏治不振豈清時所宜有哉其蚤
於掛冠亦坐無所藉爲先容者寧其志之不伸而不
肯猥焉以輕失其身也嗚呼介矣公事知足翁甚孝
知足翁疾公額天願代知足翁恍然夢神與語曰念
汝幼子懇告姑假汝數齡周之遇章孺人也凌窘少
恩而公處其間亦多難堪者公含忍委蛇孝敬不衰
周後悔之而竟得其心公惻章孺人之茹辛也先意
承志務悅母心不但滄澗之供而已知足翁念公少

不能事生產僅授田百畝以其貲屬諸伯氏命之同居俟公之長而後畀之語公曰吾非薄汝欲不汝累以圖大奮耳知足翁既逝公以田讓伯兄而亦不請歸父所屬者大中丞虞山陳公爲作傳以表之公事伯兄恭謹無失時節致饋必精必腆伯兄有無妄之訟公曰同胞之難甚於同室匍匐救之不避險艱伯兄欲托孤以金委之伯兄亡旋還其金而不令其母子知也扶植其子愈於伯兄存時曰冥冥之中吾豈敢負吾兄哉處父母之喪哭踊踰禮歲時蒸嘗必爲流涕纂述知足翁懿行作先德錄以志不忘吾結提

身親重公敬之如賓燕處不眠教子以義方而亦不
失其和公端肅方正性本天植平居雖見諸子未嘗
不冠雖屈盛暑未嘗不衣雖當急遽倥偬而此心不
擾卒業南雍時有鄰女奔之明日為徙其寓而亦不
以言於人鄉人有冤獄公白於當路脫其難後以女
為謝公正色而拒之閉閤之中絕無膠妾見人膏髮
倖心惡面斥不少假貸平生惟好道潛心篤學案上
日置經籍展玩之而諸子百家自非詭於道者無弗
閱焉所著有五經註釋及心說主一稿皆其所心體
而得之者公年八十餘而疾作二子請禱公曰修短

有數何以禱為日惟誦韓子佛骨表程子定性書文
山正氣歌以自怡疾革其子泣請遺命公曰吾使若
等為清白吏子孫斯吾之所遺乎且若等知反本乎
吾陳始於漢太丘氏七世祖存一公自金陵來教授
蘇州遂占籍常熟累代業儒而世善相承至汝祖兵
部公恢弘雅度為名公所重號倬男子若輩做人慎
無惰厥家聲思益光之耳因命啓篋視有簿子五皆
平日手錄名儒粹語曰此以付吾孫可令熟識之而
他則自數敝服外一無有也言畢而逝是為隆慶己
巳五月五日

新化縣丞周舟傳

實錄

吏部考功主事周舟洪武十四年復爲新化縣丞舟溫之永嘉人性明敏有治才初由進士授新化丞在官以廉勤稱門無私謁史卒不敢欺驗民貧富及丁稅多寡第爲上中下籍記之遇有賦役隨輕重使之故民不擾而事易集至于獄訟文牘務皆躬理之吏胥不得爲奸罷諸役作民晏然安業由是流民之歸者益衆滿考課最陞考功主事旣而縣民肅俊等詣闕言自本官去職縣政復擾民不安業乞令再任上命吏部俾復爲縣丞仍命禮部發賞而遣之

教授廖公謹傳

黃佐

廖謹字慎初南海之葛岸人恬靜力學凡經史百家之書靡不淹貫不妄交游以澹交名其齋永樂中學士解籍出爲交趾叅議嘗遇謹與之上下其論若蠶絲亥殺出之不窮緝不能有加也亟以名儒稱之爲謹題西樵讀書處有曰反身循理懲忿窒欲敬之敬之如金如玉稷契卑陋何書可讀蓋以聖賢事業期之也當是時讀書山中名聞公府識與不識皆曰廖五經廖五經云以明經舉爲四會訓導後轉通山教諭以教績著聞性樸實不能諛上官人或以俚語笑

之爲古必謂泥古不通也乃作古必解以自嘲其文
曰有孤魯先生與結吉先生同遊于廣漢之野衣大
博之衣冠章甫之冠昂昂然飄飄然若遠去世俗而
人莫知之者有方外之客適邂逅焉始而睨之中而
隨之終則逼而近之曰先生之遊何樂乎結吉先生
呀然嘆曰子豈能知我邪予之遊自樂予之樂耳復
又何求客乃揖而前曰夫知進而不知退者非禮也
知方而不知圓者非智也知易而不知險者非識機
者也知有已而不知有人者非識時者也今先生博
極經史而莫適其逢出入仁義而莫收其功周情孔

思千態萬狀而莫變其通獨不見今之人乎不以其
文而惟其人_{不以其仁而惟其親不以其直而惟其}
願若先生也久與泮芹寂寂其身名不爲顯行其孰
聞德不見施孰知爾真乃不知此徒大言於斯文曷
亦自反遂以更新不古則必乃以我爲與邪孤魯先
生乃驟爾答曰君子之於所知也則當有言其所不
知則當闕而不宣於談何易易知其然夫君子進退
義爲周旋方圓易險中而不偏萬變曲折正以行權
若乃肆口騰舌翻雲覆雨隨圓不方趨起旁午此乃
狂狎小人之行豈君子正大之矩也邪故寧不合而

不說隨寧不用而不以諂爲動循禮則惟古人是師
不世不俗惟古人是期昔在玄聖其仕其止惟義是
宜惟久惟速惟禮是依其非不智也而或致喪家之
譏其非無禮也而或致諂君之非人之莫知也而於
聖德容又何虧故能垂教萬世與日月而同輝若予
也少頗讀書長遊鄉校友二明師亦以明道髮燥吹
風卽此是好由西而南忝爲人教學不如人功亦克
造智則不足而禮不踰因機與時亦頗不愚若乃隨
時俯仰低昂以趨行而趨越口而囁嚅則又與古人
殊也假因諂以致浮譽買魚目以混明珠吾則山石

可攻而心難移是宜乎人之不我與歟然此心亦古
人之心則其人亦古人之徒也茲願愛古必之劣而
不願詭隨阿曲以諛使有識者吾將質而問諸彼大
方者其將以予言爲何如客既就去先生亦返乎所
居之庭除久之陞南安府學教授致仕卒其教人以
執禮爲先羣從兄弟皆受學者終身莫敢與鴈行立
從子恂宜德癸丑進士至通顯事謹猶執服役人以
是高之所著有澗文集幾千家

荊州府學教授陳先生觀慕志銘

陳循

先生諱觀子淵字也姓陳氏曾祖諱嵩祖諱宜父諱
盛皆不仕母潘氏先生自少警敏讀書過目久而不
忘稍長爲邑庠弟子員益肆力於問學爲文才思英
發出其倫輩洪武庚午卽以詩經領舉於鄉明年會
試後期補太學生又明年應詔選校官授福建延平
府儒學教授面聽 聖諭受襲衣楮幣之賜歲滿調
任湖廣之齊安郡凡七踰年以母喪去服闋陞國子
監助力請補外 太宗皇帝嘉其廉退除武昌府儒
學教授永樂丁酉領聘爲應天府鄉試同考官癸卯

及宣德丙午預考江西福建鄉試比去武昌武昌諸生百二十人相與言於藩憲三司願留先生卒業三司皆爲上請不報以嘗力請補外遂不遷調荊州府儒學爲江西福建鄉試考官先生所過四學嚴立教條務爲諸生講說經史毫分縷析諸生不至心領神會不止所在上官咸加禮遇學校之政日以修治每歲秀士薦於鄉貢於禮部者出先生之門必多所至考試皆稱克公衡鑑平居化誨諸生之暇輒爲詩文以應四方之求其任荊州歲燕遂引年致仕歸日與鄉鄰故舊往還賦詠爲樂而諸生自遠近來學者日

益衆正統辛酉復強起同考慮天府鄉試時余叨典
文柄先生精力雖邁而識見則卓越他人不能及也
爲人端重謹畏動有典則而文章亦工麗可愛於乎
若先生者校官中豈可多得耶

教諭李德傳

黃佐

李德字仲修番禺人博覽羣籍工文詞尤達於經學
明毛詩尚書洪武庚戌以明尚書薦至京師上親
策問賜徐大全等出身有差德預焉授洛陽縣典史
繼遷濟南西安二郡幕非其好也政暇遍覽帝王遺
墟登高作賦發其胸中磊落之氣人爭傳誦嘗著論
謂西安南陽皆天下大形勝所在建不拔之基者當
擇而都之江東非其匹也士林避其識歷職郡邑十
餘年年薄暮矣乃自陳不能吏願就教官得爲湖廣
漢陽教諭當兵革初解贊舍野蓬蘽中生徒僅十數

輩皆野獷不可與語德盡心訓迪之言諸有司羅致
民間子弟之俊穎者館穀焉自是絃誦駉駉人知向
學矣秩滿改任廣西義寧縣學其俗尤陋德立法凡
遇家有吉凶事當告假者隨貧富以楮幣賙之孜孜
勤諭使約束鄉鄰不得爲惡習俗日美科貢漸盛當
道方薦達之而德以倦遊南歸卒于家德爲詩多效
長吉太白孫蕢笑之曰子真混元皇帝遠孫也德乃
力追古作有易庵集行于時序者以爲跨晉唐而躐
宋元云少嘗自號采真子著論如子書晚更潛心伊
洛故世稱有理學者必曰李長史子孚字

底信亦
能詩

崇陽學諭俞公繪傳

王激

先生越人也名繪字本素姓俞氏號愛榴子少負意氣爲父兄服里正役輸糧後海時有閩寇先生統民兵有斬艾功不自叙年方二十有七狀貌甚偉邑大夫見輒奇之曰此非凡夫乃命補校官弟子員始習文字邑少後以其晚學頗易之先生不較益自奮不數載薦于鄉爲養就欽訓導郡有閩經歷者薛文清公高第也名揭錫由國子監丞以言事落職先生日與講明正學提學陳公士賢方以古道勵士於先生雅相愛重每稱之曰若人體用之學非章句學究與

歲時措大而已特章薦之沮于時例弗召以年資遷
崇陽學諭身教益嚴崇陽俗信浮屠先生著閑道錄
具述求福田淨土之無益于得者開化之率土人習
文公家禮邑俗大變既致政家居四十年不苟出謁
崇陽士人思之以正德甲戌祀于名宦丁丑浙提學
劉公舉入鄉賢人以為允為舉于時赴禮部試過沛
貸沛令馮公十金令實先生同郡人先生官歛時馮
下世矣遺金還其子珽珽以無券弗受先生曰貸金
無券馮信我也若遂弗償馮多矣使馮復生其謂
我何為文告其墓固與珽乃受廣西嘗聘與鄉試有

以金賂取應者先生賦詩慰遣之其人愧謝去任惠州過贛按察僉事陳公壯以卒送之道經南康卒謂尹曰過賓乃陳姻家也尹言之厚致贖先生曰吾非陳姻卒給君矣固弗受其平生取于不苟類如此官雖司教聞朝政得失未嘗不憂喜 憲廟時羅倫章懋以言被謫先生在欽抗疏請以已官贖倫等罪天下壯之其孝弟友愛尤出天性達于家邦至本無瑕

錄云

黔陽縣學訓導凌公震墓志銘

劉麟

嘉靖乙未春二月二十有七日我友練溪凌先生卒
先是聞先生疾造其廬而同為視其腹膨序如抱甕
然而聰明無改生理則已去矣反與語惟念生平道
義以舟車不足不得數相遇從為恨因告曰數日前
曾賦詩語諸子為予一誦末二句云吾鄉本是無何
有此去誰知西與東相顧一笑命子飯予宛然壯遊
風度嗟乎麟始至吳興得先生一再聚即開心引喻
由是麟藉以聞過今末路爾爾先生之益為多嚴溪
亭陳練塘孫太白施菁陽邵康山輩皆自先生而結

知求如先生之規益則未也先生端直高雅不爲時
好所存所發務趨於道然韜晦獨深時人亦不盡知
垂老作訓黔陽黔去吳興八千里先生素多疾無何
致其仕而歸今天不憖遺全而歸之可謂與道偕行
者也獨念夫名門華胄以京兆公中丞公進退治朝
先生承之文學行誼不忝前修而所遇僅此可哀也
已初先君之喪卜葬得名山在昔城之陽先生止之
曰葬法毋近勢家吾黨宜守其戒麟遂舍去卜於僻
壤未幾麟承恩詔起於家歷官御史大夫撫畿內先
生戒予曰此官任重責備君志意少布可歸也吾從

之甫二年三上疏而歸比先生赴黔陽馳書曰吾衰
念歸殊切予贊之曰歸可也乃爲君告於中丞鐵橋
黃公公謀之提學心華許公曰適有收書事可便其
行也因命之及聚首曰使事畢吾不復爲黔陽行矣
麟曰善遂具書請老嗟乎若先生可謂聞善若決江
河者矣夫人誦法前執行之者鮮若先生可謂知行
並進者矣狀稱先生曰議論平正志行潔良困而不
失其亨窮而不失其達和而不隨高而不亢聞者莫
不嘉先生之行而信康山之言嗟乎今蓋捐矣郡無
直諒決疑辨惑望之何人吾哀將何時而已乎先生

諱震字時東別號練溪其先安吉人在元有諱時中者任秘書監少監贈集賢直學士輕車都尉吳興郡侯時中子懋翁翰林院直學士遠諱四府君始遷歸安生均德均德生賢洪武戊辰浙江鄉試中式任武岡州知州考最陞應天府治中居官剛正不阿無何改知鄭尋又請均有隆平侯者自荆還薦之曰可當大任 宣宗皇帝作招隱歌以徵之人見命階司馬又命掌都察院事並辭 上嘆曰汝欲學疏廣耶朕遂汝高志 御書賜老堂三字褒而遣之賢之子晏如業儒敦行精六書之法尤工李斯大篆二王小楷

召入中秘與修永樂大典書成拜吏科給事中陞本科都給事中尋陞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掌院事舉劾不避僚案憚之時與都御史顧佐齊名雖登顯融而橐無長物至以書抵家令賣產以供既卒訃聞於

上遣官諭祭給驛歸翰林侍讀鳳陽苗衷誌其墓晏如之次子敷唐夫人出夫人廣東瓊臺宦族今戶部侍郎唐公平侯之姑敷早失怙贅于閔氏遂籍烏程敷子三先生其季也生而穎異有俊才博綜羣籍勝析百家長遊郡庠同遊之士莫之或先又能樂志甘貧事父母先意周旋甘旨之具不煩二兄此尤卓冠

鄉閭居常坦坦不爲町畦鄙瑣之士或與先生接自
能消其邪心善古文尤長於詩文涵畜縝密詩清純
悲壯一時名士未識面輒已誦其篇什有練溪集若
千卷先生初以釣索富聞稱雄比中歲幡然守約務
實一其歸趣嘗曰道學不在多言只人倫日用之間
盡吾心焉耳又曰君子小人在實與不實之間而已
先生每試必冠多士及科場輒不利以廢次貢於南
宮選授今官鐵橋黃公少華課公重先生之學到官
月餘卽命提督寶山書院選拔名彥俾授學焉先生
入院嚴立科條陳說倫理之端啓迪性命之微勸能

愆情取中庸大學諸書日與之講劇文章規格親爲
點竄一時士類改觀俾科第得人若進士危君嶽輩
寔荷先生造就之力比歸掃迹城府杜門自養圖書
左右疊疊不倦興到則獨步林壑尋芳討勝風度悠
然清修之範近世罕聞太守石梁爲公治郡方嚴絕
俗尤精鑒別至鄉飲大賓以爲非先生不可恐不可
致乃特遣教授陳祥麟躬造敦請一時盛典觀者噴
噴逮嘉靖歲甲午先生苦脾胃之疾黔陽之歸已十
年于茲明年春終於正寢距始降成化辛卯三月七
日年六十有五

黃忍江先生傳

取定向

余束髮爲諸生偃蹇費序蓋十年所更庠師凡六七大都如出一型其不爲子雲所譏刺者眇矣嘗覩里中諸寒士擔簦徒跣爲俯仰計良苦辛也歲時贖客聚族而謀則又以無能修儀爲羞或稱貸拮据以往至學宮前頭岑岑加重足值債不敢前旣候之者闕人預探有贊已乃出見見則往往以怒容盛氣臨之已納贊則手受納袖中默以指度腆菲稍如意始降顏色相遇否則怒益熾設諸難督過若貴簡風通然諸低徊逡巡曲辭窳說第得免譙訶以出則自幸矣

乃富室豪族子弟至則輒款狎杯酒交歡甚至謔浪
媒褻無復夷等而富室貴族子弟出則揚揚捫腹都
騶奴橫行衢街間覩朋儕旁若無目流視之而已余
每慨然太息焉不謂禮義相先地而陵夷至此極也
乃晚而始遇忍江黃先生先生故未嘗爲嶄絕奇異
之履恂恂然貌若不勝衣言若不出諸口中介而氣
和色溫而語簡與人無封畛而中鑿井井余友彭公
輔故孤寒士先生一見輒器之謂余曰彭子有仙風
道氣子得友矣先生遇余兩人至輒留坐竟日談麈
壺無倦余兩人亦樂聽先生語每至深夜忘歸也先

生嘗謂余曰吾初授官命下時一旦念之不寐竊謂
官以訓導名豈漫哉卽字義從言從川 朝廷欲吾
諄諄以善言語諸生相切劘也而字又從首從之
從寸則又欲吾首躬行以倡諸生不可踰尺寸矣非
徒言已也顧名思義厥任艱哉先生故博洽多聞從
先生游者咸虛往實歸欣得聞所未聞憶余嘗病先
生爲述范仲淹示子書曰青年何苦多病豈不以攝
生爲意耶門戶纔起立宗族未受賜云余聆之惕然
悚蓋省古人之愛身有以也其志遠矣又嘗述宓子
之治單父也其抑競崇恬蓋感楊喬之喻云而又時

時爲余稱引其鄉先正若虛齋之操履次崖之風節
淨峰之長厚其行事甚詳竟日無一庸俗談也時邑
庠士餘五百人賢者乎不肖者格貧寒者依依若怙
而貴富驕蹇者亦戢戢斂飭先生故未嘗一厲聲色
也其時僚長鄙且悍日爭腐鼠相詬闕而顧獨嚴先
生不忍忤一日有緇衣欲葺梵宇持籍丐助於先生
先生曰嗟吾亦孔氏之守祀也吾目擊吾孔氏之官
不足妥靈而不能謀而顧爲若謀耶邑令聞之乃亟
爲葺理殿廡云先生言不辯而中類如此尋陞海寧
掌教行邑之士紳弟子不戒而追送者無慮數千車

馬塞途先生瀕行留衣一襲遺代已者寓相傳意尋
代先生者雖不能盡悉先生志然亦感先生意指示
諸生不爲虐矣先生陞任後茲幾年而余弟子襍補
弟子員弟時猶髻也釋菜歸而邑邑無歡余詰之曰
父兄覩汝髻年得泮游爲榮矣而不色喜何也弟曰
吾嚮以學宮仁義府也而今殆異所聞矣吾始借諸
士謁先師繼升堂伐鼓拜揖禮成庠師儼然升座吾
儕肅而侍意初筮必有發教吾方延跂以聆乃庠師
旋從中座起掀髯信眉而揚聲曰若等公堂幣金尚
不具何也今而後不辦者視吾夏楚諸士裸然而恐

吾爲之赧然汗下矣若斯而謂爲仁義府耶游之不
足榮矣余曰咨小子後矣惜未得侍余忍江先生也
余益重感恩焉先生任海康凡幾年聞海康士德先
生如余邑相率建祠生祀之後先生思告歸余時典
學南畿也聞之寓書部使者屬遂先生志先生歸而
嫻友周元孝氏來督學元孝故亦出先生門者鄉人
士相率屬元孝當優遇先生聞元孝之杖士於泉也
敬謁先生先生猶儼然以師道臨之更不一語及私
元孝以此益欽先生余鄉人士相傳以爲美談云余
茲承乏來意先生尚無恙將操几杖而秉度也居無

何而先生之訃聞嗚呼悲哉余少年盛氣聞先生諸論憬憬奮起私心謂卽不敏當亦少自樹不負先生乃今髮種種而齒彘習而首然支離悠謬若此不已重負先生哉嗟夫悲矣先生諱傑字一貞泉之同安人學者稱爲忍江先生云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八十九終